金華黃先生文集

八

1466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工

神道碑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
謚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于霍峯鄉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潤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晦迹弗耀入
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玨由元帥府都提控歷崞縣提領岢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傳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德舉由尚書省掾出為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於太原路監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姚公燧銘其墓累贈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人公

盧夫人出也幼穎異卅歲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磨礲浸灌日
長月益以清方勁正為衆所嚴憚莫不以遠大期之弱冠辟
掾調同知檀州事當國者急於賦斂督責甚峻部縣長吏
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意惟務布德澤以甦疲瘵人稱其
有古循吏風
世祖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隱卹流
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民力檢覈災傷
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川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
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
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非其人因力陳省臺為治之要及
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
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筭受賞延官者

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妄啓邊釁交阯虛勞
王師献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襲皆膏粱子弟未嘗
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
以崇祀典修國史以有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宜
封陳言毋使苟為進身之計它如選用官吏減錢粮之費理婚
田之訟馬禁水利監鈔諸法其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疏
其言後多施行
世祖賓天上封事于
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策萬一或啓姦覦
變生不測實可寒心 皇孫撫軍朔漠
先帝既授以 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叶

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
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題之
成宗皇帝既踐天位首請早正　東朝尊號以嚴孝養因言
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賊在論一相今宰
相負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留以遺　陛下宜亟
相之為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
信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二敎睦宗藩選任臺諫敎
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
二十餘　上皆嘉納爲擢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
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事多壅滯公不避權勢凡銓量注擬
必考其資歷察其才品人皆悅服奉　詔使甘肅給軍儲雜
買轉輸規揩有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

司事閱所部獄因而得其寃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為
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者天下
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不得與聞徽政
之事爭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即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
贊決事機申嚴號令本兵者賴其佽助為多遷御史臺都事改
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召為
左司郎中夙夜匪懈彌綸庶政損益進退必中其度列曹咸取
則為擢治書侍御史柄臣欲構害御史郭章公力為之辨有沮
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肅政
廉訪使閱右地接羌戎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柔之以恩而懾
之以威土俗為之丕變入為刑部尚書上言自昔有國家者必
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承平日久宜參而古今立一代

之成法　上可其奏仍命總其事方次第就緒未及上而改
授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無何復入為刑部尚書擢侍御史
除僉樞密院事
仁宗皇帝在儲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　宸極擢江
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赴　闕遂叅
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力辭而歸
每謂人生未老得閑乃為貴吾年周六甲歷事　四朝恒以
無能補報為懼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鄉某之原公累階資善大夫訃聞　上嗟悼不已　詔特
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仍命詞
臣為贊書以侈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
中大夫衡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總管裴宗文次適姜
某夫亡年未三十即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次適朝列大夫
曹州尹麻鄘次適敦武校尉某處榷茶提舉王琦孫男二人俶
僖公遺書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為之序惟
公以純實之資克承正學遭逢　聖代為曉名臣雖雅志恬退而
造次不忘於愛　君憂國光膺茂渥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歿之
歲溍始舉進士至京師三十有五年公孫俶以墓隧之碑夫建
介翰林脩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溍雖不及游公之門而覿其光
儀聆其謦欬讀公之書而論其世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
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敏辭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杜伊公之貽
公初筮仕華閫四馳擢寘臺端用副倚毗作　帝耳目為國

蓍龜　宮車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歸出將使指
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獻納論思乃隮宥府乃陪宰司訏謨遠猷
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太微胡然遠引莫可馽羈公身在外
忠愛不衰庶公復來赤舄衮衣遺表上聞　當宁齎咨一鳳
之鳴六龍以飛申錫寵褒厥有制詞有封后堂昭以銘詩

沿海上副萬戶石抹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七日武德將軍沿海上萬戶府副萬戶
石抹公終于台州之私第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從葬于柳城之
先塋公諱明里帖木兒別名繼祖字伯善迪烈糺人其先出於
梁蕭氏隋蕭后以族入于突厥后歸唐而其族留突厥至遼為
述律氏仕遼多至顯官金滅遼改命為石抹氏曰庫烈而者於
公為六世祖義不仕金望日再拜而卒曰脫羅華察耳者於公
為五世祖承先志亦不仕其第二子曰也鮮公高祖也問父何
為不仕父語以其故慨然曰兒必復之金主聞其材武多智召
為奚部長固辭弗獲乃悍兄贍德納姑受之以全其宗遂遯去
之北野山射狐鼠以食誓不食金粟聞
太祖皇帝龍興朔漠乃杖策來歸謁拜于九斿白旗之下言東
京金人根本之地得東京則金何圖　上即命取東京師次
高用與之千騎使為前鋒諜知東京新易留守出奇計獨與數
騎邀殺之遂入東京得地千里戶十萬八千勝兵十萬進攻北
京三年而克之得其守將四十有七城邑二十二有　旨以
北京旅拒王師當屠力諫止焉特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
赤別募精銳之士萬二十號黑軍以其籍來上賜金虎符加上
將軍提控諸路元帥府便宜行事

太祖西征俾統紥漢黑軍偕諸將經畧中原徇地至蠡州死焉
曾祖諱查剌繼為御史大夫統黑軍定河東陝西諸郡移師攻
益都城破衆欲盡殲降者堅持不可益都之人生為立祠以黑
軍長驅入汴進拔睢陽
太宗皇帝疇其勞授真定兼北京兩路達魯花赤祖諱庫祿滿
以黑軍與從弟度剌攻襄陽樊城
世祖皇帝念其祖父之功降　制褒諭賜金符為總管與叛
將戰于濟南死焉考諱良輔以黑軍攻五河及湖南諸部宋平
論功行賞賜金虎符歷蔡州弩軍萬戶黃州招討使尋以公海
副都元帥開閫于四明會改元帥為萬戶遂以為沿海上萬戶
府副萬戶累階昭毅大將軍由昭毅而上四世有傳在國史妣
莊氏封其郡太夫人公少負材而尚氣不肯為人下大德七年
以門功入備宿衛事
成宗皇帝為舍利別赤將　上旨禱祠山川所過州邑名人
魁士莫不器重之十一年昭毅公以老謝事　詔以公嗣其
職方是時承平日久黑軍散落之餘多已它屬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皇太子　上命悉括黑軍以衛東宮宗戚貴臣弗便
事遂寢公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
馭軍嚴肅而恩意周浹當棟放而老且貧不能歸者曲為之地
使有以自給而達於鄉里旅殯者累數百擇地為叢冢聚瘞而
時祭之婺之教塲多餘地最為沃衍相其土宜樹桑藝粟麥而
儲其入幕府勞徠供億軍中藥餌棺槥咸取給焉暇日則延師
儒咨諏善道士譽翕然居民亦樂其不擾往往形於謠詠江西

大盜起寧都寇贛州列郡皆警　朝廷命行省宰臣親率諸道兵往討之公預在行閫公所設方畧深服其決機之精即檄公為行軍都鎮撫部郢復諸軍生縛其元渠二人而乘勝擣其巢宄逆黨潰去元惡尋亦就擒乃班師凱旋處之遂昌憲民嘯聚竊發郡縣約官軍合捕公按兵不出單騎直抵其處責長吏失於撫字諭富家輸粟賑濟而團結保伍以自衛不旬日誅其首亂而歸其同黨三十五人于有司餘皆令復業如故兩浙之鹽法積弊日滋行省俾公與轉運司官共整治之公訪求其致弊之源隨事釐革亭戶之凋耗者亟為僉替使無缺役官課既登而民間私鬻盜販之害有未盡除事聞于上命行省擇所部萬戶歲一巡歷以申明其禁令公首膺茲選所至人莫敢犯或弗悛而麗于法立覈其罪未嘗留獄由是平民免於誣構株連之患公復深究其利病酌古今之宜為上中下三策行者以上于中書事格不行有識之士以公言不可廢相與刻寘郡庠人至今傳之昭毅公既老每懷鄉土之念捐館之日家僅存遺書數千卷公粥其故廬為舟車之費奉柩還葬郴城餘貲悉分諸弟太夫人久留遼東因迎侍南來致其孝養諸弟相繼即世撫育其孤子至於成立嫁其孤女咸得所歸公初從昭毅公在四明師事前進士史先生蒙卿先生沒公為治葬且割田以祭焉四明之學大抵祖六氏而宗楊袁惟先生上接晏氏之傳為學一本於朱子公天資穎悟凡先生所指授聞輒領解然不徒守其空言而務在明體以達用自經傳子史下至名法縱橫天文地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而韜鈐之秘則家庭所夙講商搉古今亹亹忘倦治法征謀如指諸掌公素慕為奇節偉

行非常之功有志於當世而喜推轂士類志局于位弗克盡展所蘊因自號北野兀者年踰強仕即請納祿舉仲弟悵祖以自代樂台州山水之勝買田築室而居爲扁宴沐之所曰抱膝軒雅歌賦詩以自娛家事付之諸子一無所問更自號太平幸民致和天歷之交行省強起公防遏松江海道事定表爲閫帥公徵闢之以親老力辭及太夫人以高壽終公年已耳順哀毀過禮既奉柩祔葬于昭毅公之左廬墓三年然後去太夫人所遺服御之物悉以畀季弟其篤於孝友天性然也省臺交章列薦略不動其意輩官之令下亦不自陳安常待終不疾而逝享年六十有七所著抱膝軒吟若干卷清新高古有作者風娶弘告剌氏封武平郡君子男五人長宜孫龍武德將軍沿海上萬戶府副萬戶次文孫次德孫淇國子學生次厚孫今以昭信校尉爲沿海上萬戶府副萬戶次哈剌女三人長適泰不華

英宗龍飛進士第一今累遷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餘在室昭信君以葬有日奉公門下士潘倬之狀以碑銘來屬溍幸辱游公父子間且與侍讀公同官爲僚不敢以衰朽不文爲解狀稱公倜儻似魯仲連淵深機密似李泌得士似魏公子無忌廉退似邴曼容至於料敵制勝論事剴切抑又公之所長人以爲知言銘曰

猗公之先爲時名臣運去物改不事二君遠其孫曾歸我

真主累將重侯勳在盟府垂休五葉惟公敬承際逢熙運四方砥平專城坐鎮偃旗卧鼓海波不驚萬室按堵蟊蝨之細安足掃除小試之效特公緒餘公材則多敏而悅學九流百家由博而約經綸之妙出武入文歛藏弗耀抗志青雲時遹兩紀優游

事外嘯歌息偃春融韡蛻積慶儲祉畀于後人提將之符棨戟
在門史所屡書公先四世嗣作公碑其尚無媿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神道碑

至正十三年九月己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終于平
江里第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十月丁酉葬吳縣至德鄉洞瀍
鳫蕩之原公諱文傳字壽道姓于氏于之得姓始於春秋時宋
大夫犨漢有蜀郡尉獻吳有軍師吉晉有將軍瓚著作郎寶史
氏所紀代不乏人其後有家于汴而仕于宋至武顯大夫者曰
思義於公為六世祖武顯之子曰信於公為五世祖建炎初與
其弟武節大夫恭扈蹕南渡僑居平江子孫因占籍為高祖諱
振曾祖諱拱辰皆弗仕祖諱宗顯承信郎今贈亞中大夫鎮江
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祖妣吳氏追封潁川郡夫人

考諱雷龍鄉貢進士入皇朝終於饒之慈湖書院山長今
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妣吳氏顧氏
所生母陸氏並追封潁川郡夫人其詳具如公同年翰林學士
承旨歐陽公玄所為贈封之碑初承信府君雖仍先世以武弁
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兵部府君一薦于漕再荐于鄉
最後遂與長子湯同上春官鄉人榮之未幾塲屋事廢湯亦卒
而陸夫人生公兵部府君名以今諱蓋深有望焉公少嗜學十
歲能屬文年未弱冠而聲譽藉甚用舉者為吳及金壇兩縣學
教諭饒之慈湖書院山長浙右憲府辟入幕未赴而丁兵部府
君憂
仁宗臨御之始有詔著取士令公首以江浙鄉貢會試京
師登延祐二年乙科被旨賜進士出身故事布衣入官假

階當二等主選吏以舉人亦起於布衣疑未決　上特命蒙
古人與正六品階後勿用為例餘皆與對品階授承事郎慶元
路同知昌國州事昌國一海島耳民頑獷不易治其尤無良者
往往群行剽掠於鉅海中若化外然公柔之以恩信俗為之變
長官有強愎自恣者公不與校而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瀕
海有三鹽場司其事者怙轉運使之勢虐使州民身服重役而
家業破蕩公語同寮曰吾屬受　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
而弗之救乎乃亟為之陳理辭嚴義正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
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遷承務郎平江路長洲縣尹長洲公
鄉邑地廣人稠牒訴轇轕歲輸秋租至四十餘萬石公於關決
趣辦具有條理使傳往來將迎無虛日亦靡憚其勤徒揭公署
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

畝令以三畝入于官為受役者之助行中書省檄公專任長洲
之事既又連以華亭上海兩縣無錫一州之事諉為公之號令
素孚於長洲之民聞公諭以善言無敢為詭寄所得皆腴田旬
日而事集華亭上海之亭戶不統於有司而無錫多豪家大姓
非長洲比公委曲化導人皆悅從詭寄之弊既絕亦以腴田來
歸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以陸夫人喪去官服闋遷承德郎
湖州路烏程縣尹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陰納一妾於外生
子未周歲王誘之來逐其妾而留其兒以器貯水沈之不死以
帛勒其頸乃死夜以醬塗死兒而焚之張知而無如之何公聞
之乃發其事死兒餘骨已至官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以
為妾所生兒初不死公令妾抱而乳之兒啼不就抱亦不肯食
妾之父母辭窮吐實乃呼鄰婦至庭下兒見親母躍入其懷乳

之即食王遂伏殺兒之辜人以為神明冊徙縣民周某有一女二子而二子共殺其女獄久不決浙西憲司俾公往鞫之公於庁時閒悉得其情而周有母乞貸二子命以養其老公謂二子所承有輕重合以首從論乃議以為首者當殺姊之罪為從者免其死使養之憲司如公言人稱明允安定胡先生葬何山寺僧壞其墓而據其地數十年來郡守之清強有風力者與之爭皆莫能得公白于大府姑還其舊而表樹焉陞奉議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婺源依山為州民素淳朴而世降風移俗習變遷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公下車即呼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嫁喪葬之事俱畢朱文公上世居婺源故業為豪民所并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公呼豪民析之以理不

煩窮治而悉歸之募好義者即宅建祠令其家世守焉富民江某出游京師娶倡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閒關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禮而重困苦之日給脫粟二升使自舂爨以食張不能堪子恐生它變乃與其弟共殺之瘞其尸山谷間官府知之而利其賄不問也公曰為人子而戕其庶母人道滅矣可逭其誅乎乃發其事而論如法陞朝列大夫平江路吳江州知州吳江去公家僅數十里猶長洲也公綜理裁決小大庶務處之以公而行之以恕親舊訖無閒言公歷仕所至必以均賦役為先催科追逮一用信牌度其緩急而嚴為程限民亦不敢違村落之間不識有悍吏之叫囂隳突也至於明要吏以正官常謹防閑以清吏弊厚拊養以紓民力精勸勵以淑士心有古循吏之風焉人始而憚久而安終而愛且慕既去而又

思之也在
世祖時王文康公鶚嘗請脩遼金史至
仁宗時李文忠公孟又嘗請脩宋史久未有成書
今天子至正三年始命首相總其事凡文學侍從之臣布在列位並令入館分任述作其效官于四方及山林之遺逸咸加搜訪俾預討論於是公自吳江召入居宋史前局公恪恭其職僶僶不少休甫逾再朞而三史咸以次告成燕犒錫賚寵數優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公集賢待制朝請大夫居無何遂致仕先是
朝廷為官擇人以公才長於治劇而數煩以州縣之事公以治行為一道最而舉於憲府者四韓公鏞乘使者車按行屬郡至親作烏程謠以紀其政績惜乎所試者小未能盡展其經綸之蘊晚逢盛際峻躋通列人皆期公致位通要有大設施而公雅志廉退蒞髮未衰輒請納祿優游里閈垂將十年而以壽終縉紳先生及于是者其幾何人公氣貌充偉識度凝遠遇事皆不苟平居衣服無華飾食無珍味而於親庭之養家廟之祭必致其豐腆無他玩好而獨耽於書手自校讎至老不倦喜接引後進來者必與均禮而諄諄誘掖之江浙江西鄉闈聘公同考試者三主其文衡者四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有來謁者亦不厭於應酬公以仁里自號暮年又自號止齋有仁里漫藁若干卷藏於家娶顧氏逾年而卒繼時氏累贈潁川郡夫人繼朱氏亦皆前卒時夫人執婦道尤謹有子男三人長旟用公致仕澤為忠翊校尉河南府路同知陝州事次旌建寧路醫學正次城國子生女五人長適張思誠早卒次適管瑾丹徒縣儒學教諭次適葉元英次適章祥次適

陶思敬嘉興倉監支納麃女二人一許嫁袁養福一尚幼孫男八人德潤德淵德源德洵德溫德浚德澂德澈惟德淵為國子學生餘皆業儒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公之歿也遺命逮葬旟方在官下旌及城弗敢違逾月而葬焉與時夫人同兆域空穸之事甫畢旟適以秩滿受代而還攀號靡及乃奉公甥吳洪之狀逾濤江走金華山中問銘於溍以作公碑始公入秉史筆溍實同被召命適遭內艱弗果赴逮公書成受賞得謝而歸溍乃起自休致承乏太史屬預聞脩 本朝后妃功臣傳幸從諸公之後執筆具草而竟未獲裁定上進溍之不敏愧公多矣安足以任不朽之託乎然以江浙之士與公為同年者十人溍獨後死義不得辭也銘曰

氣運合一人材乃完公生其時弗後弗先

皇仁在上豐水有芑長之育之逮夫強仕乃拔其萃乃揚其英褎然前列旅於 天廷踐踐退讓守官外服進也不亟鴻漸于陸孰遄公歸俾居 帝旁蘭臺石室大啓秘藏歷觀後王推求故實用裨 乙覽考其得失疇功冊府簉迹仙班 上方眷公公遽引年東門祖錢光華載路八座之崇 熙朝異數九原莫作一鑑未亡疏封錫謚嗣舉彞章顧慙不敏汗青無日猶及銘公曰筆則筆

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捏古解公神道碑

公諱忽都達而字通叟系出蒙古捏古解氏其先曰伯帖木兒世居雲中曾大父曰阿屯赤那演以侍衛近臣受知 先朝弗及官而歿大父內火者楊州路泰興縣達魯花赤當用公恩贈官封爵未命父曰阿散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退封雲中郡侯初尚書侍親至江南因占籍於金陵後又
湖北而卜居於澧陽毋蜀人馮氏宋某路提點刑獄立之孫女
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一人即公也公幼警敏篤孝於親比長
雅好儒術游學湖湘間從名師受經史而究其大義肆筆成文
咸造於理儕輩敬歎自以為莫及俗尚淫祀公讀書之所旁民
家數有鬼禍公為驅逐禁止之一夕鬼見夢於其人曰公貴人
也我不敢與之抗當舍此遠去自是其妖遂絕聞者駭異焉延
祐四年郡縣以公充賦有司為湖廣鄉試第一五年會試京師
及
上親策遂為廷試第一被　旨賜進士及第授承務
郎秘書監著作郎奉　詔祀香禮祠五嶽竣事還　朝除
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會蠻徭竊發從省官出兵討之
公秉機制變密運籌畫賞罰明信士樂為用事平以聞寵甚

渥擢奉訓大夫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風采為
之一新分按所至嚴而不苛人莫不感服除江浙行中書省左
右司員外郎江浙地大人夥政務叢劇文移填委公處之以閒
暇而事無不治宰執及僚屬多賴焉遷朝列大夫都水庸田副
使行部至錢塘有司言民居侵入湖面請盡撤之公白于行省
曰西湖水利當疏通者在乎九井苟無壅塞何多毀民屋為此
特小吏欲乘勢為姦利耳有司不敢復言民乃獲奠居于無擾
鹽官海隄為風濤激蝕而崩田廬亭竈皆淪沒危及於城郭
朝廷為遣官謀捍禦之公督有司具木石以充役事晝夜不少
懈隄成而水患息改荊湖北道宣慰副使到官三月丁尚書公
憂自江陵扶柩涉江湖抵錢塘遵治命卜地於吳山萬松嶺之
則以葬焉公居喪悉用古禮廬於墓次三年築亭號永思示終

身無忘也服闋授同知饒州路總管府事　國朝之制以六
事考郡縣之殿最公下車未幾而六事俱有成效至於整飭赤
以通使命革鄉司以正稅籍造浮梁而民免於病涉明法令而
豪強震懾崇教化而禮讓興行可紀者不一而足在官三年以
治最聞公以秩滿將解印綬去士民攀戀不已復為留二年陞
中憲大夫同知衡州路總管府事時有大盜構亂於廣海軍旅
之興所過騷然公給其需求而戢其暴橫皆有法由是軍士無
敢譁而居民得以安於田里郡庠有諸葛孔明祠歲久弗葺主
教事者因而廢之公慨然曰孔明王佐之方立祠依聖人孰謂
不可即命復其祠如故湖湘間多學者公聘名儒設賞格試以
經術辭藝是歲大比上春官者皆前日預選之士　皇上臨
御日以望治益切慎擇守令付以承流宣化之寄公用舉者

大中大夫濟南路總管鈔法滯不行首為立變通之方公於咸
之歲旱有禱輒應人以為公精忱感孚所致未及三年復以
六事備舉治最俄移疾而歸　廷議謂公才任治劇不宜使
就閑退　詔除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未上而疾作遂不起
公生於元貞二年五月十二日卒於至正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享年五十有四以十年二月某甲子朔祔葬于尚書公墓之左
夫人河東聶氏宋某路提點刑獄光之孫女事舅姑有禮待姻
族有恩年四十有六先公一年卒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男一
人曰揑古思公教之甚篤每撫而誨之曰吾忝以倫魁致位三
品蒙國恩厚矣爾能不墜吾家聲吾死之日瞑目何憾乎揑古
思佩服訓言而刻意於學至正七年中山東鄉試第二名用特
恩補清州儒學正今用公廕為忠顯校尉平江路同知吳江州

事女二人長捏古真未嫁而卒次傑烈真適某人庶子一人曰捏古烈尚幼惟公早由館閣出入省臺而雅志恬静廉於進取歷仕已踰三十年食禄不過二千石今方嚮用而遽不可作惟靣其年是以其材弗究於用也然竊觀古之君子蘊蓄經綸之業而不克大施後之人必有起而成其志享其禄位者公則有子矣捏古思緣斯文之雅故以狀來屬溍銘公神道之碑謹序而銘之銘曰

大山穹林杞梓出焉名宗貴胄寶生俊賢際時熙洽文塲游啓公以儒英克冠多士承明之廷群才所儲瓊琚玉佩拾級而趨乃賛政機乃持風紀徃臨外服使事有指人徯公歸公來徐徐緹屏泥軾兩乘倅車晚專名城有民有社導揚德意膏澤在下膚寸之雲盍雨九州 上方側席公去不留胡不憖遺俾躋上壽公才則多用而未究有子承考公歿不亡于飾其終國有章謚在奉常傳在太史惟墓有碑負以龜趾

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陳公神道碑

泰定二年六月十八日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陳公薨于京師阜財坊寓舍權厝于城西之某所公嗣子達甫三歲留殯之蘭溪故居後二十有六年是為至正十一年達始克返柩卜某月某日襄大事于蘭溪某鄉某山之原爰以狀授溍俾勒銘神道之碑按狀公諱萍姓陳氏自周封有虞之後於陳春秋時為楚併子孫以國為氏散處四方世有名人其居于温莫詳所始公曾祖諱景彦晦德弗耀祖諱春儁儻好施喜周人之急刻意教子期于有成考司馬府君諱自中娶于蘭溪楊氏因以家焉宋季與伯兄右丞相兼樞密使宜中俱以進士起家德祐元二

丞相當國我　朝伐宋之師逼臨安邀丞相出降竟不出而
奔益王廣王南還及至海上知天命已去乃浮海之古城之暹
而没府君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與大軍相
持十餘日食盡援絶軍帥欲降之不從朝服南向再拜而死五
子存者三人皆育於外家楊氏公其仲也
世祖皇帝以丞相不降而去遣使追之不及命物色其子弟在
江南者外氏遂以公兄弟歸于京師公天資穎敏髫齔之年儀
觀語言已如成人
世祖見其骨相厖厚異於常兒大奇之公亦念陳氏故宰相家
不可不自樹立刻意於學無所不通以兼善梵學被　旨賜
名筆真加剌思俾事
裕宗皇帝於東宮於是

世祖皇帝方長駕遠馭網羅英豪公因得與居與游而睎日月
之光華覩風雷之迅奮聰明益以開發至於騎射亦精其能
上深器其材而未及用
成宗皇帝以公　先朝舊臣尤加眷遇日侍左右與聞謀議
自　國家統一函夏惟土蕃最為西方強國諸戎咸畏憚之
昔唐人與之通婚結好而日尋干戈未始休息今雖臣附已久
而窺竊發不時朝廷視為重地建宣政院以統治焉會邊人告警
上欲命將出師而難其人詢於在廷無以易公特拜榮祿大夫
宣政使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以討之陛辭之日賜以銀
印金劍使得便宜從事公受知　累朝每思以奇偉非常之功
自見慷慨激烈勇往直前士氣百倍戈矛所指氛祲肅清殲其
渠魁數十人盡定多含思衆思加康撒兒之地凱還召對賜上

樽襲衣獎諭甚至
武宗皇帝臨御之始以公習於西事命持　詔撫寧邊陲初
入亂境有數千騎整衆而來公猝與之遇亟命從騎鮮鞍列坐
環以重車如城郭左右指揮外示閑暇敵疑有伏懼莫敢前有
以所戴白帽揭於竿首者公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駭遁去由是
諸部服公威名聞公至皆膽落不敢言叛矣入朝以功拜大司
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以宣政使兼會福院使延慶司使土蕃
宣慰使如故仍推恩于三代曾祖贈中奉大夫秘書卿護軍追
封永嘉郡公謚安惠祖贈資德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永
嘉郡公謚恭僖曾祖妣王氏妣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考司
馬府君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康順
母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公入則侍燕閑出則陪扈從妙選時髦

開府設屬門生故吏多致通顯寵錫榮耀震于一時或以公驟
貴而忌之譖於上曰亡國宰相之子孫不宜寘之禁近　上
若曰其父執節而死為彼忠臣其子豈不能忠於我乎夫官爵
以待豪傑之士非爾所知也
仁宗皇帝以重熙累洽之餘右文興治元儒大老森列乎臺閣
公翱翔其間推賢讓能多所薦引因事論說明諒不阿莫不歎
服焉
英宗皇帝奮乾剛以御群下大臣動遭譴責公每從容諷諫
天顏為霽威嚴所全護甚衆初臨安既下干戈之際公與太夫
人相失莫知其所在尋訪不獲為之不御酒肉者二十年孺慕
之思久而彌切或傳在順州某氏之家公奉金幣及名馬以請
而弗能得聞于朝為降　旨賜泉幣萬緡白金十鎰

今上皇帝嘗命題欽安殿榜及渾天儀躔度集歷代郊祀禮甚
被嘉奬嘗奉　旨禮祠寶陀殘事而歸錫賚尤渥人謂陳氏
有子矣公兄芹弟葭皆前卒芹以子愛穆柯貴贈中順大夫同
僉通政院事愛穆柯受知　今上日見親近與達雅相敦睦
家庭之間動中禮法陳氏之世澤未艾也康順之忠義死節固
享有其報非公能濟其美亦何以致是哉銘曰
顯允陳公克生相門際今　聖代四海一君奉身來歸年甫
彝貫服勤帷幄出入無間不亟于進譽望日隆蘊其宏略以時
奮庸西人弗靖事聞　當宁峻陟使名統臨蕃部銀章寶劍
假以便宜盡護諸將往宣　皇威賈勇長驅士樂用命兇渠
既殄邊地悉定凱還論功委任益專游將使指來旬來宣視除
如夷出奇制變折其姦萌莫敢復叛上公之貴兼總數官公材

皇太后及諸王大臣織文錦綺之屬又不下萬匹公舉以遺之
遂迎侍以歸一時文人咸為賦詩頌美其事朝野榮之太夫人
日思鄉里公之兄芹女兄嫭適至自南方嫭孝思尤篤自與母
相失斷髮誓不嫁然指為香十指僅存其四至是與芹奉安輿
還蘭溪服勤孝養克盡子道太夫人康寧壽考享年七十有三
而終延祐五年三月也公聞訃南奔　朝廷賻泉幣萬緡給
驛馬四十匹遣近臣諭　旨於行省宰執及部使者護其葬
別勑詞臣為製碑銘未幾　上遣使賜七寶束帶一金織
文段十泉幣五千緡起公於家公還朝久之俄感末疾宣醫診
視相望於道屢乞歸皆不允疾增劇始得請出為行宣政院使
未行而遽不起享年五十有七訃聞朝論深痛惜焉娶某氏封
某夫人子男一人即達工於書

則多靡憚其煩入居
帝旁從容獻替人不得聞陰被其賜公起疏遠人或譖之敵自
上衷用公不疑公逝不留公則有子追遠不忘還神故里某山
之原有封若堂祥慶所鍾後其彌昌公位一品名在史策寫以
聲詩刻此山石

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翊運大真人總攝
江淮荊襄等處道教事知集賢院道教事夏公神道碑

玄教第三代大宗師夏公既順化歸真而還神于故山其大弟
子張公德隆嗣掌教事以狀授溍曰先師之道行德業當援故
實請命于
朝而勒文豐碑惟是體魄之所安不可無以表
于封樹敢屬於吾子溍固辭弗獲則按狀所述序而銘之序曰
公諱文泳字明適別號默清世居信州貴溪縣之唐甸曾大父
諱如愚大父諱英大皆業儒而不仕父諱希賢宋末舉進士未
第而德祐失國入 皇朝特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母
楊氏封江夏郡夫人兄弟四人長文次文深次文濟公最幼
生而開爽英發卅歲就學讀書日記數千言不喜徇世俗紛華
之習一日憑高四望忽若有省慨然起求仙之興年十六學道
於龍虎山之崇真院初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張公入覲
世祖皇帝肇立玄教命為大宗師建崇真萬壽宮以居之公素
清慎博雅為開府公所賞識大德四年始至京師與大宗師特
進上卿吳公同侍開府公左右日相切磨而學益以進八年開
府公以 上命遣公撫視諸道流於大江之南比還 制授
元道文德中和法師崇真萬壽宮提點至大四年
仁宗皇帝在儲宮聞公賢有道而其法又多靈驗迺召見命獨

任水宮承應法師有司歲給車馬扈從往來兩京出入禁衛無閒奏對率皆稱　旨甚敬禮焉

仁宗正位宸極皇慶元年首降　制特授元成文正中和眞人江淮荊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以銀印視秩二品　天語褒嘉恩意隆厚非常典也延祐元年公父遂拜昭文之命兄文亦特授其階中政院判官五年奉　上旨代祀龍虎三茅閤皂三山竣事悉以祭供金繒分施各宮觀秋毫無所私上清宮靈星門歲久腐壞抽已槖伐石於太湖而更新之內翰歐陽公為之記既又度地築宮於龍虎山北一里得請於　上賜額元成魏國趙文敏公為篆其廟榜曰　勑賜元成之宮云七年開府公示將解化以教事付吳公而命公繼之至治三年晉王入踐大位所居便殿每至中夜庭戶輒有聲兩宮為之不寧近臣拾得驪國公等傳　旨俾公以符水祓滌之比昇夕肅然翌日適當元旦即命設醮於崇眞萬壽宮仍出璽書賜元成宮為大護持

今上皇帝以公累朝宿德寵待尤渥元統二年親灑　宸翰作元成宮三大字以賜焉至正六年吳公乘化而終以開府公治命屬公嗣領教事中書集賢同奉　上旨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翊運大眞人總攝江淮荊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璽書護持佩以　先朝所賜開府公王印寶劍他恩数皆如舊制公既登教席一意精白以佐清靜無為之治綜理庶務悉遵前人成規衆咸安之九年春俄感微恙飲食起居不異常時祝贊禱祠之事未嘗倦廢二月十四日乙亥呼弟子畢集于前語之曰吾留京師五十年早荷　聖朝眷

遇之隆晚膺宗教承嗣之重未知所以報稱今大期已至當與汝曹永訣其尚勉旃遂語張公德隆曰宗門教位四傳至汝吾可無身後之慮矣十七日戊寅晨起盥手焚香整衣端坐儵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三卜以十年某月某日奉遺蛻窆于貴溪某山之某仙壇弟子薛廷鳳上官與齡薛起東詹處敬于省典王景平蔡仲哲彭堯臣蔡允中董載靜丁廸吉董宇定王用亨徐守勤彭一寧劉若沖等若干人居元成宮者張從聖倪善成等若干人公性介潔不妄取與自奉殊簡薄名宴休之室曰素朴齋以見其志三教九流之書無所不讀而深明於儒先理學之旨又嘗受河圖於隱者有昔人未覩之秘而於皇極經世之說亦瞭然胸臆間所至名山洞府必窮探極討以廣見聞道法齋科悉加考訂折衷下至醫藥卜筮莫不精究其術一時賢士大夫館閣名流皆與為方外交公風標俊偉談辯絕人其語國家之因華廢置古今之成敗得失與中原故老之遺言逸事歷歷如指諸掌或有可疑必就問焉蓋狀之可見者如此其陰功密行固有非人所及知者奚啻之生也與公歲月同而忝先一日顧獨後死衰朽荒落何能發揚萬一乎汗顏執筆存其梗槩云爾銘曰

顯顯閒府
世皇外臣佩玉瓊琚其從如雲蟜蟜夏公盤桓丘壑以時而至
祥麟一角遐觀道妙默贊化機右我　仁廟格于穹祇民躋
壽域物不疵癘飛飈走霆直其餘事渙揚　制策逡陟仙班
出陪巡幸入侍燕閒歷事　累朝逮
今天子人惟求舊游加優禮歸然鄉山神明別都昭回衣被百

靈森扶傳次所歸
天子有詔畀以文階冠于師號貴先九列榮亞三司時有久速
道無成虧嗟世溷濁趋然高擧金支翠旗上昇　帝所
之墟巍巍仙壇真游憩止孔侐且安承之有人永世無斁祇薦
石章用表玄宅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續藁二十五

碑

敕賜康里氏先塋碑

康里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踐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以紀勲德而其塋域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顧未有以表于封樹至正八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　皇帝御明仁殿中書宰臣用今大司農達世貼睦邇之請以聞詔臣某爲之銘以達世貼睦邇素善書有旨就令書丹别敕中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其額以賜焉臣溍忝以非才待罪太史氏職在論撰不敢控辞康里古高車國也我
太祖皇帝親征而畧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古麻里氏賢而有識以二子寘褚中負以橐駞而來朝

則
太祖已賓天乃以二子獻于
太宗曰此吾國之遺消也不可為人所得而辱於奴隸敢以來歸
幸他日為天子使 上憐而撫育之暨
憲宗御極二子既長名入宿衛領昔寶赤遂扈從伐宋毋迴康
里而復來值
憲宗陟方諸將皆北還二子獨後禱于神祠昔有稱好者再問
而知為吉兆比至家則二子亦至矣
世祖皇帝入正大統疇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戶俾居興和天城
之大羅鎮毋後以牙牙子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宣忠翊
德開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中王謚 配忽
都台氏封邢國夫人繼桂答氏封康國太夫人丞相順寧忠烈
王阿沙不花丞相和寧忠獻王亦納脫脫皆雲中 王之子
丞相冀寧文忠王鐵木兒達識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
烈王年十四入侍
世祖以占對詳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遂由水竇而
入 上嘉其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早朝露未晞洗行而
前 上望見尤歎異焉使掌門衛以察非常久之以西手千
戶領昔寶赤從
成宗北征與海都戰數有功入為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浙
西豪民朱清張瑄以海運取顯官有罪抵死王奉 旨簿錄
其家一無所私詔賜王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命兼兩兵馬指揮
司達魯花赤姦軌不作輦下肅清
武宗即 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尋

加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盜內府金者王退朝適與之遇詰其倉惶失措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　上命以金賜王而誅盜王辭曰盜誠當誅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上為貸其死有旨出內府鈔十五萬緡賞蹴踘者王力持不可訖弗予一日入侍於五花殿觀　上玉色而進薄滋味寡嗜欲之戒　上嘉其忠忱命進酒王曰　陛下既納臣言而復以酒進是臣言不足取信也　上為罷酒進中書右丞相御史大夫尋復為平章政事加錄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遷知樞密院事薨年四十有七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順寧王謚忠烈配達海的斤氏追封順寧王夫人棠羅真氏別哥倫氏並封順寧王太夫人和寧中忠獻王少從其兄斡禿蠻獵於燕南斡禿蠻使獻所獲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即命入宿衛暨武宗撫軍朔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都軍于杭海手斮一士之首連背胛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策馬出戰王執其轡力諫　上怒揮鞭抶其手不退　上不得已而後止與諸將朶兒荅哈語及之朶兒荅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進諫可謂忠矣　上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稱疾臥直廬中王適以使事至京師乃俾馳告武宗以國恤且勸進安西王乘間入朝窺伺　神器既而

仁宗舂　太母至自懷孟忠烈諜知姦黨謀僞賀千秋節而
舉事亟白于
仁宗先二日而發內難悉平
武宗聞　太母詢所宜立於陰陽家遣王還察事機時
太母以
武宗遲迴不至已命忠烈往道宗室諸王貴戚元勳推戴之誠
忠烈至野馬川　上見之甚喜行次旺古察而王繼至趣使
疾驅與之共載聞王致　太母及
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疑暨忠烈還報
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
武宗皇帝正位宸極尊
太母為皇太后立

仁宗為皇太子三宮協和而無間言王兄弟之力也先是
武宗嘗命王同知樞密院問曾視事否王對曰今正殿未御宗
親未見德音未下而扈從之臣攙取名位失四方之觀瞻寗不
上累　聖德是以未敢祗事　上嘉歎不已知樞密院只
兒哈忽侍　上於潛邸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王諫曰
陛下新即位大信未立而輙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
者以為報仇恐人人自危況只兒哈忽習於先朝故典今固不
可少也　上乃宥之上京大宴故事命一近臣敷宣王度以
為告戒王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　上歎曰傅
尔朮傅尔忽前朝人傑脫脫乃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
王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王即席陳西北諸藩始離終合之
由去逆效順之義聽者莫不傾服王自同知樞密院事中書平

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南臺御史大夫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
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人以賢相稱之尚書省立以王為
右丞相王辭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困
功緩急之際何所倚賴乎中書所掌錢粮工役選法刑獄十有
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
何補　上乃為下令俾濫受宣勅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
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贓罰鈔五百万緡王請出以賑孤
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莫不舉手加額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
謀為不軌王辨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禿徵其舊民於齊王
八不沙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禿齊王懼奔牙忽禿
以避之遂告齊王反王簿問得實釋齊王徙諸王于嶺南邉將
脫火赤請以新軍益宗王丑漢廷議俾王往給其資裝王言時

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禿忽魯平章政事也
先帖木兒往給之事幾以激變尋復為中書左丞相
仁宗眷之彌篤欲使均役于外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下車
伊始進父老問以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達于江滸湮廢而
以若疏鑿以通舟檝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王曰吾陛辭之日
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　旨禁勿興
土功王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
一月而訖工人至今便之王以疑似召赴闕杭民数萬號慟遮
道不得前既至賴
仁宗察其無他厚賜而遣之還鎮王至杭未幾遷江西行中書
省左丞相
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帖赤陰忌之奏改南臺御史大夫復

嗾言者劾其擅離戍守將徒之雲南會怗赤伏誅乃解王家居
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二月二日薨享年五十有六王階至開
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爲馮國公兼官爲集賢使仁虞使中
都留守司達魯花赤開寧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領崇福司回回
司天臺中衛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
臣太師中書左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和寧王謚忠獻配也先
氏封馮國夫人
武宗又妻以畏元氏月魯忽圖
仁獻章聖皇后之同乳也封薊國太夫人翼寧文忠王以大臣
子事
明宗於潛邸 宏才雅量好學下士風負公輔之望歷事 累
朝由同知都護府事爲工部兩部侍郎擢監察御史遷秘書

除禮部尚書遂叅議中書省事擢西臺侍御史未行留爲奎章
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遷同知樞密院事 上既總攬權
綱用脫脫爲中書右丞相王爲右丞以更新庶政科舉之廢也
王在叅議府爭之不得訖不署其奏牘至是力爲 上言前
代科舉得人之盛遂復行焉金山大雪上遣王及知樞密院衆
家奴齎鈔一千萬緡衣表裏各二萬匹往周給之王被命即行
雖皴瘃無所憚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 爲御宣文閣
詢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上親祠南郊王言熙事慶成宜均
惠于下 詔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宜稼歲飢賑
以鈔無從糴王請轉京倉米百萬石貯和寧由是備先具而民
不告病兩浙閩廣鹽額累增而課愈虧王請歲減十萬引以紓
亭戶之力中政近臣謀發蕃舶規取息王言與商賈爭利恐遠

夷得以窺中國事遂已日本海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表請
沒入其人於有司以為奴王以為
天子一視同仁四方皆吾赤子豈可乘人之險以為利宜資其
還 上從之日本果上表稱謝無何日本有僧告其國遣入
至京師刺探國事王曰刺探者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
以刺探為果有其人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國入使知嚮
慕旁觀稱歎曰真天朝宰相之言也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
大體不為苛嬈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
猶籍其妻孥 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其法 上
從之遂著為令飢民集于輦下奏出賦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
寺觀為糜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歲餘復為平章政事進位
次於端揆 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

數月給之者其直斗三百文謂之紅貼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
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豪民貪夫得買其籌販為利
王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
升姦弊遂絕民蒙其惠乞解政柄不允拜録軍國重事中書左
丞相領經筵事王入則告 上以帝王之道出則正紀綱循
法度奏立內外通調之制朝臣外補許得陛辭 上親臨遣
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而次第甄拔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
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 朝廷患僧徒擁厚貲事兼并抑使
與齊民均受役于官柄國者右之法遂中變王奏復其舊延登
故老俾預大議旁求遺逸待以不次之擢加孔子後嗣襲者秩
二品歲一再詣 國庠進諸生而獎勵之使士咸知勸王天性忠
直學術正大剸裁庶務片言立決重輕予奪各適其宜 上

嘗問為治何先王對莫曰先於法　祖宗上因稱王文統為
奇才而有不同時之歎王前奏曰
世祖皇帝行仁義而文統輔以功利此所以為
世祖之罪人也使文統復生於今猶當遠之何足關　聖念
乎蓋手於書無不讀尤喜聞儒先性理之說而明於義之辨相
業之隆實基於此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得危疾
上命近臣挾名醫押至疾已不可為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
薨享年四十有六葬以其月二十六日　上命有司護其葬
仍給賻鈔二十五萬緡　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階至
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兼官為昔寶赤右手左阿速親軍
宣忠斡羅思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留守司武衛太
醫院廣惠司寧徽寺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衛功臣太師中書

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配曲出氏追封冀寧
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位不可久虛　上曰鐵木兒達識有
兼人之才後難為繼朕當徐思之金山札尼別使者入見
上頗謂知樞密院阿吉剌曰鐵木兒達識籌邊事皆與朕意合
斯人豈可復得哉因俛首太息不已按康里氏世譜雲中王之
配邢國夫人生四子曰孛別舍兒曰和者吉贈推忠宣力保德
佐運秉義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榮王謚忠武
曰不別遥授甘肅省右丞曰斡秃蠻繼康國太夫人生二子一
女二子則忠烈忠獻兩王也忠烈子男二長海亦兒順寧府達
魯花赤次伯嘉納前尹京時平反海商被誣為盜者所活一百
十六人累遷中政院使女一也里八思密達失上都兵馬都指
揮使亦思馬因封雲中郡君孫男一託和直女二忠獻子男九

長覇都仁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禮部尚書次即興寧文忠
三次玉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次達世貼睦邇當以平章
政事行省首行視忠獻所浚杭城便河而除治之父老多忠獻
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為大司農拜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次哈荅不花次阿魯輝帖木兒皆早卒次脫
烈太府太監次哈達帖木兒太都副留守次汪家閭同僉資政
院事女八長哈達忽都魯適衛王闊徹次帖木倫適侍禮郎不
花次亦老寒適集賢大學士兼內史豐國公怯烈該次伯忽都
魯適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卓思丹朶兒只次乞剌沈挫適
諸王鑾子次脫脫倫適中書刑部侍郎保保脫脫倫卒次保僧
繼之次不魯罕忽里早卒蓋忠獻九子惟文忠及湖廣行省平
章政事薊國太夫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之男二長抜都兒

龍領普寶赤次天保奴女三長别的斤適中政院判官三閭次
完者提斤適衛王子吉剌失八次的斤玉樞虎兒吐華之男一
細鄰女　達世貼睦邇之男一瓦咱剌失理女一拾童脫烈之
男二長壽安次某哈達帖木兒之男二長萬次某女　汪家閭
之男一慱羅帖木兒曾孫男　女　抜都兒之男二長禿魯仁
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次完者帖木兒海口屯諸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始忠獻嘗建書院于順寧宣平官家庄之别墅賜額景
賢後即其中為忠獻文忠兩祠堂春秋有事於先聖先師則侑
食焉忠烈忠獻兩王異母之子孫惟榮忠武王之子燕不憐燕
八思提别不花伯撒里為最顯燕不憐卒官遼陽行省平章政
事太保興國公贈推誠效節佐運翊亮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興寧王謚忠襄燕八思提大司農别不花嶺北

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餘
皆至大官莫得而殫紀也臣溍欽惟
太祖皇帝肇基朔漠
世祖皇帝統一方夏溥天率土共惟　帝臣傑出其間而膺
國家之重任者固非一族有若康里氏之先老母弱子不絕如
綫　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以詒燕于後人者大實佑之豈
偶然哉一門三相豐功茂烈未易以筆舌擬諸形容今獨取其
關於　宗祖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序次而顯詩之乃若今
大司農之尊君親上好賢樂善發其素蘊紹休前人珪傳祖襲
方興未艾屢書不一書是在後之秉史筆者銘曰
山川出雲膚寸之微緜緜瓜瓞天實培之猗康里氏家有賢母
保其遺孤克開厥後有相之道俾熾而昌蟬聯奕葉四相六王

相業之傳由忠烈始惟王忠獻厥續愈偉被堅執銳出從撫軍
佩王璫入侍嚴宸塤篪伯仲股肱左右奔走後先獻替可否
陽九之厄國有危疑民心靡止乾為龜筮桓桓忠烈乃心帝室
明炳幾先不俟終日繼以忠獻載驅載馳風騰雲躍夾日以飛
大憝廓清德音布濩九廟尊安三宮怡豫
天子有命忠獻是膺乃位該輔以秉國成百度惟貞六服承德
寧有一夫不被其澤
帝睠南服爰資保釐克勤小物靡有遐遺乘其忠貞夷險一節
高朗令終休有餘烈積慶儲祉畀于文忠世濟其美乘時奮庸
紬書金匱談經氈廈堯舜其君貴王賤霸咨詢故老延登逸民
量能授任內外惟均懷柔遠人務全國體威行惠孚無間遠邇
垂紳正笏泰山四維天胡弗憖　當宁興思大事之書厥有

題冊史臣奉　詔表此幽窆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脫脫公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登七品始推恩於二親位極一品乃追榮于三代觀夫世數之遠邇品級之崇卑則前人積累之功有可得而徵者矣傳所謂德厚者其流光德薄者其流卑詎不信哉重紀至元之五年某月有　制翰林學士承旨脫脫曾祖默而吉台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公曾祖母哈敦追封范陽郡夫人祖吾都兒贈資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范陽郡公祖母夾谷氏追封范陽郡夫人父故任忠顯校尉平江路吳縣達魯花赤帖古迭兒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母朶羅以氏臧氏俱追封冀國夫人煌煌命書下飾泉

壤而碑石未建　君賜弗彰至正十年夏四月

天子坐興聖殿東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哈剌八都兒臣拜拜以為言得　旨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溍為之銘宣徽使臣三旦八書其文集賢侍讀學士臣期頤篆其額俾刻焉臣謹按脫脫公系出蒙古默而吉台氏世居范陽金季中原俶擾先世兩郡公皆晦迹弗耀而能以善及人有陰被其惠而不自知者垂休委祉逮於冀國仕　皇朝歷昌平寧陵穰吳四縣達魯花赤宦轍所屆政譽藹然而未足以展其素蘊已試之效特泰山之毫芒耳是以脫脫公起而承之由某縣達魯花赤為大都路兵馬都指揮使擢大宗正府郎中出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累遷潭州路達魯花赤邵武路總管召拜吏部尚書尋由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進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出為陝

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召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
國史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其在中臺則入侍經筵其在翰苑
則總裁三史傳燕見之際禮遇甚優至正元年告老祈閑遂以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上每念之不置特拜平章政事議樞
密院事提調屯田事九年以疾固辭乃復以翰林學士承旨致
仕仍舊階榮祿大夫而食其祿娶達達爾氏繼李氏俱封冀國
夫人子男一人安僧早世女一人宣徽使三旦八即其婿也孫
男一人張保某官女一人適憲使泰不花之子阿納實理其范
陽縣某鄉某原三世大墓所在也蓋木有本水必有源本深則
末茂源長則流遠善慶所鍾篤生顯人為時名卿為　國元
老豈非蓄也久而發也不亟故其所成就昭融烜赫自有不可
揜者歟記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釋之者以為

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庸敢竊取斯義脩述脫脫公歷官之
詳使後人知　天寵之所加其來有自銘曰
實之大者其聲必宏發也有時乃震以轟猗兩郡公生于季世
藏鋒歛鍔百不一試有偉冀國逢時之昌志局于位所施未光
篤生龐碩以材自奮鴻漸于陸循循而進踐歷中外駿望日彰
乃秉銓衡乃持憲綱乃長詞林乃專史局談經氈厦從容啓渥
有命自　天賁于幽墟時之既至匪亟匪徐史臣奉
詔推原本始播諸頌歌揚耀千祀

答祿乃蠻氏先塋碑

異時乃蠻在諸部中最為盛強有別號答祿者子孫因以為氏
是為答祿乃蠻其先曰曲出祿者乃蠻部主太陽可汗之弟也
有子三人伯仲皆逸其名季曰敵温我

太祖皇帝受命龍興曲出禄亡其所部敞温奔契丹契丹以女妻之是為太夫人耶律氏以歲乙丑生隨顈等處征鎮萬户抄思公北俗以草青紀歲故莫詳其月日契丹滅而敞温亦卒公年甫十有二耶律夫人與乳母徒步負之以避難晝伏宵行備殫其勞道遇河水乳母先下探其淺深及肩而返俄有敗車之板自上流泛泛而来乃取而坐公于上乳母引其前耶律夫人擁其後以濟遂来歸于

太祖三皇后得旨留侍左右

太宗時公年二十有五始出從軍

睿宗以皇弟帥師破代石二州公先登有功及鴈門之戰與金人相拒於河上公為前鋒渉河馬陷失利以靴大拔足而出倉黄跣走幾為所獲翌日整兵復戰大敗之乃下令軍中皆改製

大靴不如令者必繩以法公每出戰以長槍一主擊刺短槍一代盾捍矢短兵接則手舞二劍奮擊而前所向風靡歲壬辰從

睿宗大破金兵於鈞州三峯山盡殲其衆金人自是不復能軍

睿宗表其功于

太宗賜以湯陰縣黄招撫等一百十七户公曰民無罪也力辭不受乃更賜以它有罪者魏使臣等三人及其妻孥五十餘口大名城中宅一區黄金飾具帶酒壺盃盂各一仍命世領湯陰之户收其差稅以供　上用有　旨遣忽都虎留乞與公三人並以奉御為萬户發西京大名真定河間等諸州郡軍四千六十餘人占籍征行每千人領以官一員及鎮守隨州招集人户仍以忽都虎兼夲州達魯花赤又以保定府行唐縣邸琮充總押副之丁酉七月也後移鎮潁州進攻安豐城將拔以疾

歸大名戊申正月十八日卒于賜第之正寢年四十有四夫人
張氏康里氏張夫人代州石門良家子年十五避兵與父母相
失公得之以進于　三皇后賜名安壇察其秀慧遂以妻公
且諭之曰此女必能成汝家也無子有庶子教化的為巳子早
卒教化的生拜的迷失亦卒而康里夫人以巳丑春正月六日
生台州路達魯花赤別的因公自襁褓時留　三皇后所張
夫人歎曰吾夫有功於國而吾無子誰當襲其職者幸別的因
在道里雖遠吾何憚焉乃具金帛戒車馬身自往迎之六年之
間凡三往返且因近侍以請乃得　旨而携公以歸於是康
里夫人卒巳久張夫人每訓公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
羞耻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巳公之深自飭厲至于有
立者張夫人之教也張夫人生於乙亥八月二十八日以至元

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先是
憲宗在御
世祖居潛邸甲寅自黑水承　制諭察罕於開州命公襲父
職遂以公為副萬户與留乞等征鎮隨潁等處丙辰冬又自孛
魯哈覩諭征鎮諸軍稟受公等號令戊午春諸王塔察兒自亦
運納諭公等守邊勿慢軍機公遵守惟謹士伍肅然中統元年
世祖即皇帝位有旨諭留乞忙古䚟兩萬户及所統千户百户
悉聽公言譏約束至是委任益專四年春河南統軍司召留乞
與公赴行在忙古䚟留潁州十一月公入朝公身長七尺六寸
美鬚髯肩豐多力善舞刀尤精騎射軍士咸長服之　上
世祖密勅相士潛出于後捫其脅公為不動　上亟稱之曰
壯士問相士何如對曰其人大脅非極貴之相　上愕然即

日降金符命為壽潁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與總管李繼昌同議公事累遷陳州唐州信陽府達魯花赤皆佩金符樂陳州土俗之美因家焉遷常德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歷沔陽安豐兩府達魯花赤升池州台州兩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官自武畧將軍五轉至昭勇大將軍公在壽潁屯田府二州土地多荒有虎夜食民妻民訴于公公為立檻設機縛羖羊置其中以致虎羊思乳鳴不絕聲夜半虎果至機發而虎在檻射之矢再發皆中左右繼至虎已斃詰旦總管李繼昌聞之乃舉酒為公壽居民大恱自是二州無虎患信陽山中亦多虎公至未幾將出獵左右以多虎諫公不聽比出以鞍韉置于鞍上左右問故公笑曰吾有以也遂令燔山虎果出直前搏公馬公以韉擿虎虎搏韉擾地而吼人馬皆辟易失措公神色不變旋馬傍虎射之中其脊虎立斃左右環視良久曳歸剖而視之矢正貫其心咸以為神射公在常德新附人李明秀同知府事見公第三子燕真不花貌魁梧善騎射有父風請妻以其女公謬許之既而明秀以公事行境內且將歸視其家邀燕真不花俱行公密語之曰南人新附未可時也緩急當自為計明秀至家召親戚故舊酣宴燕真不花察其有反謀而不敢言至暮罷酒明秀出二紅巾一以與燕真不花一以與其奴二人陽受之而退夜二鼓俟其衆皆就睡燕真不花謂其奴曰可以去矣乃共取鞍馬弓矢竊其關而適四鼓後追者至燕真不花與其奴疾馳各彎弓後向而不發追者稍却黎明至府白其事發兵討之不下公請自往招之明秀見公單騎來不設備公誘以自新明秀素服公之誠遂與公俱來公以聞于　朝而誅之餘黨悉平

公之官池州也道之潁上穎近荊山野豕時出害稼民聞公至迎候以告公曰吾嘗射虎未嘗射豕也姑試射之衆隨公行十餘里見豕在田鳴鐃逐之驚出公橫馬射之豕被創怒奔八九里乃斃衆共分其肉凡三百餘斤以百斤為獻公不取燕真不花在侍傍公令度曲歌其事大德某年公始至台州未久遽以老疾辭歸安豐至大二年六月十日卒年八十一公之至孝出於天性蓋北俗喪禮極簡無衰麻哭踊之節葬則刳木為棺不封不樹飲酒食肉無所禁見新月即釋服追公居張夫人之喪始悉用中國禮踰年乃從吉公平生節儉務本俸祿給衣食之餘盡以買田園馬牛農具大名安豐陳潁之田幾二萬畝家僮幾二百人歸休之日輒課其耕作子孫賴焉夫人梁氏大名貴族自為處子時好誦釋氏書老益康健五步之外明見地上遺

針生於丁酉二月二日以天歷二年十月十日卒年九十有四梁夫人生子男四人長不花奉訓大夫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居官廉介而寬簡人罕見其喜怒前公卒次曩加䚟一名文圭篤學而尚志卒贈承事郎秘書監著作佐郎次即燕真不花亦前卒次延壽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赤已卒女三人長適中奉大夫浙東道安慰使阿哈八失次適輝州達魯花赤荅失蠻次適芍陂屯田萬戶鐵哥庶子男一人掇落䚟女一人皆居幼而早卒孫男七人長阿馬禿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赤次脫脫興濟縣達魯花赤已卒次豬狗赤卒次孛蘭溪用公廕為寧國路宣城縣達魯花赤次守恭天曆三年進士今曹州判官次守禮泰定四年進士今武州達魯花赤次完哲淮東道宣慰使司奏差女八人長早卒次適真州判官張行簡次適武

鄉縣主簿閔安達兒次三人皆適名族次適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前進士趙期頤次適唐兀康埜仙曾孫男若干人長脫因襄陽縣主簿次尖你赤次與權至正二年進士令秘書監管勾餘尚幼女若干人玄孫男若千人女若干人初耶律夫人及抄思公張夫人俱葬大名而别的因公以其卒之年九月三日葬汴梁扶溝縣郭西南之阜原梁夫人之卒也孛蘭溪既奉柩權厝于扶溝先塋之次遂謀於族人曰先世葬大名者八十三年矣其葬不如禮奈何咸曰曷遷於此乎孛蘭溪以為然乃自大名奉遷三喪以天曆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改葬于扶溝與别的因公同兆域梁夫人祔焉其易服而歛也見抄思公之骨極大左臂自肩達于指節連錯瑩白如玉下棺之際有大風捲沙自北來至壙而散亦異矣孛蘭溪將樹碑以表于

墓隧已礱石而未及刻後二十年乃使其子與權奉趙集賢之狀屬溍以銘狀稱乃蠻之破滅也其本支幾無類矣耶律夫人煢煢然挈孤子歷艱險終以全其後可悲也已隨潁府君奮身戎行披冒鋒鏑鴈門三峯功伐特盛方將大其門而壽齡弗永惜哉台州府君招降叛逆如呼小兒馳射猛獸以除民害何其雄偉也官止於郡而不大顯相士之言信矣向微張夫人之力何以自致於此乎父子之智勇兼人克有勳業婦姑之貞烈尚義卒昌其家可無傳於後耶溍竊觀司馬子長所記多奇節偉行非常可喜之功惟夫雄文善壯其說是以後之覽者為之激烈慕歎而不已集賢荅禄氏子婿故述其家世為詳至所謂奇偉非常可喜之事筆力之宏肆蔚贍亦足以稱之非溍所能加損也謹備若之以為序而為銘以系焉銘曰

草昧之初群雄並馳既興而仆孰扶孰持猗荅禄氏綿綿墜緒將絕而續由兩賢毋匪毋獨賢惟天佑之保其遺僶際于昌期委質輸忠先登賈勇以敗為勝不懟不竦既戡大敵遂長萬夫征行鎮戍靡有定居名城垂振將星遽隕龔紫傳龜継述惟謹父則有子君實知臣試以劇務俾職留屯載疇其庸授以民社兵衛晝閑農抃于野叛人跳梁呼之來前翦其兇渠餘黨帖然惡獸縱橫殘民害物發無不中若貫蟣蝨時逾三紀七剖部符久淹外服訖懸其車寓跡田園其樂也獨膂力未衍云何不淑積慶所鍾子孫振振接踵儒科易武以文退食委蛇鳴珂曳組視此石章無念爾祖

濟南高氏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貤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觀夫世数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而徵焉泰定元年冬濟南高公以亞中大夫鎮江路總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援典故以聞被 旨追贈二代信乎其德厚流光者矣按高氏世居棣州無棣縣之辛禮村歿因葬其地盖其先出於齊公子高以名為氏譜諜墜逸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曾祖考曰滄洲塩山縣主簿諱輪祖考曰滄洲孔目官諱憲今贈中順大夫同知某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祖妣李氏渤海郡君考由宣武將軍管軍總領諱璋今贈亞中大夫某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趙氏王氏並渤海郡夫人由塩山府君而下三世俱有仕籍而志局于位厥施未光貽慶垂祉鍾于後人公實承之也公名仁字壽之少以材推擇為吏會天兵南伐署招討司提控案牘歷萬戶府知事辟湖廣行

中書省掾從征安南討兩江群蠻有勞受知丞相順德忠獻王
因擕以入　覲既丞相改涖江浙行中書省又　奏以為
檢校官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榷鹽筴之利自汙簿
問其事者以公屬獨清之操更見識拔剡上擢中書工部主事
俄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為左右司員外郎除江西行中書省理
問官治蒙山銀賦之病民者捕寧都土豪之亡命者興利去害
績用尤著廷議以公踐歷滋久將疇其民庸授吳江州知州下
車未幾訟簡役均田里無事乃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
相與立石以紀遺愛部使者以最聞授嘉興路總管府治中時
列郡方作祠奉帝師凡庀材用召匠傭一出於民力公獨諭浮
屠氏之籍於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耗民無半餉之
勞而祠事以備部使者復以最聞先是公數奉省檄行勞近郡
以丹陽金壇故有公田虛額請悉蠲之而取他美田補其入又
以松江東鄉水利久廢田不宜稻請去故所賦米而用土產菽
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郡之人莫不便之年甫七十即乞謝事
不俟報而歸吳門別業居焉至是遂休致之請應追錫之命而
公之妻楊氏贈渤海郡夫人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虔奉
制書永懷明發展省墓下祭告如禮退自惟念宜有以昭
上恩紀世德乃俾來徵銘溍聞古之為銘者必斟酌先祖之美
而自著其名焉所以示後世法也謹敘次高氏之世家名爵與
之志行官業而銘以繫之銘曰

顯顯高氏齊文之昭代祀則綿莫守其祧不有厚德孰復乎始
蟬聯三葉躋于膴仕胡卒不耀不震以轟儲厥義方嗣人之承
展也嗣人是續是似服勤中外時踰四紀乃濟其美乃揚其名

罔有失墜以荷寵靈煌煌
天書下賁玄宅發其幽潛昭融烜赫辛禮之原巋然豐碑琢而
銘諸以代鼎彝百世之下視此遺刻維孝維忠永徹無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臨川危素編次　續藁二十六
番昜劉耳校正

墓碑

宛平王氏先塋碑

今上至元六年秋八月中順大夫汴浙等處財賦都總管王公得請於朝推恩二代爰狀其實來謁於溍曰是宜有述以章示上賜庥假寵我子孫於無窮敢屬筆於子溍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按王氏上世家遼之蓋州總管公之高祖諱璘知金將亡與二兄禧祺推衆歸于我
太祖從
睿宗南攻汴歿二兄之死事感激奮厲誓不與敵俱生摧堅擊強所向輒克屢以捷聞汴既下計功行賞授虎符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奉二兄柩葬于燕之宛平因為其縣人高祖母曰亦

剌氏曾祖諱德璋襲父職仍為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曾祖母
曰吾古倫氏祖諱塄通文史練尤善譯語事
憲宗為必闍赤而以材學受知
世祖擢禮部侍郎於是　國家龍興埀六十年上方注意稽
古禮文之事所以潤色鴻業者左右欲助與有力焉居歲餘出
為真定路興魯總管真定於河北為巨鎮民多占籍軍伍撫馭
之甚有恩意人皆德之祖母曰李氏幹里根氏父諱承良好脩
而嗜學歷觀古昔廢興失得之故而慨然有志於當世鮮有能
深知之者嘗由行工部怯憐口總管府令史補徽政院掾史調
將仕郎冀州等處納綿提舉遷從仕郎崇祥監知事監陞為院
以承事郎為其院都事又以承務郎為其院之規運提點母曰
李氏魏氏四世皆祔葬宛平先墓之次此其系序官業之可見

者也初總管公由晉王內史府掾陞記室遂入掾中書以文林
郎任禮部主事始贈其父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及公以殊祥院都事遷宣政院經歷轉奉直大
夫叅議院事乃贈其父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太原縣
子其後公自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改授大都兵馬都指揮使
又贈其父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侯至是公以
中政院判官拜令命遂追贈其祖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
都尉太原郡侯李氏幹里根氏並太原郡夫人加贈其父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魏氏並宜人累遷
至太原郡夫人公妻孫氏亦以從封至太原郡夫人盖自尚書
府君而上四世咸有官序而蘊蓄之素未克大施福祉所儲總
管公實承之公名洪字彥弘少受學於鄉先生同門莫不敬服

事斡里根夫人定省之節衣服飲食之供靡所違缺寒夜則捧其足而卧病目則每旦以舌舐之至病愈乃已尚書府君既殁家事悉咨於魏夫人而後行得禄必歸之且舉孫夫人匳具以奉焉先世所遺田廬則盡以畀其子慶不幸慶蚤世喪之過哀人尤以為難有餘貲輙分惠其三族貧無所依與不能具吉凶之禮者則贍給之所引拔登仕版者二十餘人其居家孝友如此至於蒞官臨民績用尤著始入內史府來謁選而六七年不得調者三百餘人亟為開白程其材品較其資歷而補著焉天曆初通州三河潞縣之人為東兵所殺掠兵未息而又苦寒公時在宣政院中書傳 上旨俾往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汎瘞其死者四千五百餘人誘還其俘虜者三千五百餘人兵馬司主求盜事最叢劇而能使庭無留訟皆其灼然可紀者也

觀公名位之進則積善之慶為可知觀公行治之脩則義方之教為可見是用牽聯而備書之公有子二人長曰惟德國學生次曰螟蛉女三人皆在室其蕃衍盛大未艾嗣是宜有屢書不一書者銘曰

王氏之先奮自遼東際逢興運克有伐功来居于燕蟬聯奕葉踐敭中外珪重組疊志局于位厥施未光委祉後人五世而昌煌煌家章馳恩文祖升華禁從踈封胙土惟神在幽被服褒嘉假茲寵靈大啓厥家史臣作頌庸侈
上德勅諸堅珉昭示無極

藍田王氏先塋碑

藍田王公以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分按婺之屬邑溍適以哀謝跧伏于田里公不鄙見臨而謂溍曰予兒

時侍先大父之側大父數顧予而言吾家徙居藍田逮汝六世
地豐美縣之千里莊先隴在焉粤自版圖入于皇朝墟
墓兆域爲豪民所變易吾宦遊四方去藍田久慨念狐猶知首
丘汝其勿忘予聞而志之惟謹予自獲被官使敭歷中外四十
餘年未嘗一飯不在藍田下隧道之碑雖存而多剥落然亦間
有可考幸爲予追書其槩而重刻焉庶他日圖補報之萬一而
歸老於彼卒成前人之志也溍謹按王氏系出太原廉訪公之
五世祖諱臨淵字伯龍金末登進士第累遷通判商州藍田商
之名邑覩其山川鉅麗陝右衣冠所聚心甚樂之因留家焉四
世祖諱彪字虎臣有膂力善騎射稱雄一旹卒官藍田尉曾大
父諱子山字安仁始隱弗仕父諱榮字茂卿仕國朝爲奧
魯官父諱自邇字遠夫從韓徵君游能講周公孔子孟軻聖賢
之道而通其大意陝西行省辟爲掾屬以久次授荆陽尹爲政
曉暢卒未聲譽藉甚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未上而
卒今累贈某官廉訪公名武字桓仲幼與羣兒戲大父見其頭
角嶄然不類常兒指以語人曰克吾宗者必此兒也公既長克
自樹立由歲貢入仕歷西南兩臺監察御史入爲大宗正府員
外郎拜監察御史出僉四川廉訪司事公天性剛方操履端慤
嘗謂朝廷寄耳目於内外臺察官吾終不效塗聰塞明以
苟禄固位遇事輙發無所回撓會奉使宣撫行部或誣公有所
私奉使不察而簿問焉公不爲屈廳事梁餓壞大蛇出其中衆
駭散明日有神降奉使前憑其傔人踴跳叫呼抱公而泣曰公
實廉潔勿妄汚公奉使大驚事遂解乃改擢浙東有識之士或
稱之曰進思報上忠也退不忘所由生孝也可謂精白一

心篤行君子者矣初公當授公䧺推以與仲弟或調都稅使或
亦能力學而承其家公有子惟吉今爲國子高等生蓋其世次
可見者如此昔韓魏公訪得五世祖塋於深州博野之蠡吾鄉
一新其封植而爲文以記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
也子孫其志之迄今二百八十年韓氏子孫世守其遺言而不
墜廉訪公敬共祖訓而惓惓於五世祖之塋其能盡孝與魏公
固無以異若夫事　君以忠則其官業視魏公猶未艾也溍
不佞敢摭公所言序而銘之公歸刻諸樂石來者無忽焉銘曰
顯顯王氏系出太原家于仕國商之藍田蟬聯再世食茲樂土
久乃去之不留不處恂恂隱君沒身布韋傳子及孫際今昌昔
懷材自奮後先踵武卓惟御史受知　聖主人方側耳朝陽
一鳴胡不憖遺不震以轟承之有人靖恭正直追遠不忘孝思

罔極緬彼故丘雲深木寒使事有指昌云其還有欲必從匪朝
伊夕來瞻來崇載新封植馳恩所加　國有典常　天日
覆臨孰敢壞傷歲時展省益謹其守式固且安大庇爾後

吳府君碑

泰定元年嘉興吳君漢傑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著令得請于
朝追贈其顯考府君承事郎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
陳氏妻陶氏皆宜人厥明年漢傑用舉者以奉官署五品職於
是府君累贈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飛
騎尉追封嘉興縣男陳宜人陶宜人並累封嘉興縣君漢傑祇
奉　命書齋肅以告已事而退竊自念言所以致是者實先
人積累之效福慶衍溢賁及生有　國之寵靈非孱焉不肖
所克負荷宜紀世德以承　天休垂示後嗣永永無極爰以

四明黃向之狀來謁文溍惟府君之里居世緒年壽卒葬列於吳興趙公所爲誌趣操行事施予惠利播於永康胡公所爲銘庸敢掇取其大者以爲植德儲祉之符而顯詩之府君姓吳氏諱森字君茂其先汝南人後徙居嘉興祖寔父澤並宦事宋爲水軍正將君少襲武弁以沿海制置使李公曾伯辟署准備差使仕而未顯功伐弗揚　國朝至元間以征東行中書省右丞范公文虎薦任管軍千戶遭時承平始遂遠引初府君既失所怙悉推貲產以歸二兄以鞠其弟妹逮有家室推是志也達之於鄉鄰飢有米粟寒有繒纊病有藥餌死有棺櫝舟梁道路脩除惟時輟田四百畝闢書塾聚閭巷子弟延師儒以教之由是人知有學有司狀其顛末移部使者褒賞以上中書用近比署其門曰義士云其寢疾也遺命捐種戶通租猶三千石春秋六十有四以皇慶二年五月癸酉委順而終窆于所居西北之麟瑞里於歲行既周矣府君有子四人長曰漢英從仕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已卒漢傑其第三子承事郎溫台等處海運副千戶今方以材顯馳於時貤恩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爲善非以近名而名隨之表立景附聲震響從有不期而至者矣然其蓄也厚則其奮也不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吳氏其成於積而出於有餘者乎銘曰

皇諏古制弘敷孝治疏封班秩永錫爾類顯顯府君匪以子貴啓慶自躬曰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爲利由家而鄉弗屯其施單夫寠人幼童弱稚室無凍餒俗有孝悌爲而不居嗣人之遺乃播乃獲乃引勿替有　命自天下飾丘隧赫其龍光松柏衣被勗哉嗣人無敢失墜使蕃申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覃及

来裔尚不一書斟酌祭器

華府君碑

華氏之先出宋戴公肇自考父別於大宗食采於華以邑為氏傳子遠孫世為鄉士源遠流分譜軼莫詳公之所祖家宋大梁避兵南遷常之無錫卜居梅里克有隱德曾大父智大父曰詮補將仕郎遂卒于官父曰友聞屬當內附仕于其州提領稅務母曰袁氏實　人璞公之諱其字德珍也如有美質不煩師教平居沈靜寡於言笑出與事遇剖析是非具有條理無失豪釐年登六袠母故無恙先意承志惟其所向兄弟子姓合食同居熙之盡道家庭穆如奴隸有過亦為揜覆託以他事遣之使去世降俗敝奢於富驕公媿其失疏食緼袍薄己厚物樂施無靳族姻之貧時加存問或辭不答輒為愀然懷金遺之或以勿言貸人以錢不厚取息三取其二人以為則推己之善及乎鄉鄰敦本抑末言之諄諄人有鬬訟必諭以理啟其良心俾寤而止或以貲產訴于有司曰汝姑退歸而自思兄弟錢財孰輕孰重吾償汝欲汝毋妄動其人媿謝雍睦如初一家之讓化行里閭歲適大侵民食弗足耑方有　詔以官易粟公輸所蓄千石有奇法當得官公乃固辭或輓之行公曰不可民命方急何暇私我遺榮弗居浩然而歸山椒水涯以教以娛僧某人者同飲至醉曰公欲官吾力能致公紿僧吉可仕者耑官非三品吾有不為僧走京師薦于當路授公總管屯田打捕俾以其職涖治河東晉寧冀寧為其四封畀以右階進義校尉秩則三品眂郡長吏有隕自　天公懼且疑卒辭不就老於布衣至順改紀二年辛未四月某日乘化而逝六十有七壽匪不多年不滿

百命也奈何重紀至元二年丙子九月某日葬所居里兆其墓
位冷村之原反壤而樹式固且安同郡王氏公之元配没先於
公十有九歲子男六人嫡長埜僊以才自致列于　朝班居
功德司為其都事二十有六華年蚤世次鎮及鎬年俱弗長鈞
則未仕鏐亦蚤亡鎡文其次年方幼穉其女三人惟仲前死餘
皆有行歸于名門婿鄧大亨暨錢宗元孫男七人十有一女埜
僊所生長曰幼武次為宗道浤及慶年次靜及儵裕又次焉曾
孫男八其女有四由夲而支綿綿世系為之狀者陳君子平以
授幼武使来謁銘潛弗敢拒勸此貞石發其幽潛昭示無極

弘文裕德崇仁眞人薛公碑

公諱玄曦字玄卿姓薛氏其先在春秋時為列國至唐而河東
之族尤著有仕南唐為其司徒者宋秉義郎習其後也秉義於
公為五世祖嘗官于信州因留居貴溪縣之仙浦里曾祖諱瑑
太學進士祖諱士亨晦迹不顯父諱勉以學行見稱于鄉私謚
文清先生四明袁公誌其墓公生而穎異舉動不類常兒雅不
樂紛華年十二辭家入道龍虎山師事故開府太宗師張公及
今特進大宗師吳公始至京師即出遊渤海碣石間縱觀古靈
僊之迹人莫知其所在久之乃還
仁宗時用薦者得召見侍祠延祐四年　制授大都崇眞萬
壽宮提舉居三歲陞提點上都崇眞萬壽宮一昔鉅人元夫俊
游之士皆在朝廷公周旋其間接聞緒論學日益粹泰定元年
奉　詔徵嗣天師既至被　旨住鎮江之乾元宮未行扈
從灤陽還至龍虎臺喟然歎曰楚雲江樹遐阻萬里引領親舍
寧無惻然於中乎即日辭歸士大夫咸送以詩蜀郡虞公為之

序三年八月也公既歸則闢清寧齋見心亭熙明軒築瓊林臺
於龍虎山之西高爽靚幽各適其宜日與學仙者相羊其間而
密脩大洞迴風混合之道蓋嘗遇異人而有所授云由龍虎山
抵貴溪惟篠嶺最為峻絶乃作屋其上號崇賢館東為振衣亭
仍割私田具茗飲以息過客臨川吳公為作文以記之初公所
祖真人孫公住杭之佑聖觀孫公仙去法席久虛至元六年外
宰相部使者暨諸官僚具書幣迎致公補其處辭不就至正三
年四月八日　上御明仁殿集賢以聞
德崇仁真人佑聖觀住持兼領杭州諸宮觀公不得辭乃拜
命而遣弟子攝其事以遂高舉遠引之志焉公性孝友父歿自
京師奔赴而歸犯霜露越草莽哀號頓蹐若罔克生專意致養
以慰其母而卹其弟母年八十有三嘗與公俱感微疾既瘳而

見母喜極以悲五年正旦之日公將復見懼傷母懷使人請曰
願母安意毋戚繼此當數來省也自是歷造山中之耆舊及常
所與游者若訣別然俄一日酬酢詠歌如平時坐及夜分具盥
濯畢語弟子曰天地之間何有非幻吾其逝乎厥明翛然而化
是年二月七日也春秋五十有七異時公嘗遊所居東五十里
之辰虹嶺愛其岡巒迴復林木蒼潤澄潭前滙秀峰外峙神氣
翕聚宜為樂丘乃築壙其處名之曰棲神至是弟子陳彥倫已
卒諸孫詹處敬于有興王景平及趙宜裕等七十餘人卜以某
年某月某日奉冠劒而窆焉遵治命也宜裕故宋諸王孫清脩
文雅尤為公所愛重念無以伸罔極之報爰伐石以銘為請惟
公夙負才氣倜儻不羈讀書日記萬言自孔老之學至於天文
地理陰陽數術靡所不通善為文而尤長於詩豫章揭公留瓊

林月餘齋三日乃為作序稱其老勁深穩如霜松雪檜百折莫
能撓清拔孤峻如豪鷹俊鶻千呼不肯下蕭條閑遠如空山流
泉深林孤芳自形自色不與物競人以為知言公書札極麗逸
片楮出人爭欲得之有聞公之風而未之見者或使圖其像以
去見心亭後有土阜隆然而稱之曰薛公墩其見重於時如此
公自號上清外史所著有上清集若干卷樵者問一卷會粹群
賢詩文為瓊林集若干卷謹因宜裕之請摭張君天雨行狀所
述序而銘之銘曰
二氣絪縕降靈合真鍾粹姿兮超世拔俗秉端抱獨自得師兮
誕啟玄秘運行天地執元機兮金符玉章闔陰開陽徹萬微兮
繽其來下感契鴻化際昌時兮侍祠竹宮肸蠁豐融輯蕃釐兮
飛佩珊珊頡頏群仙同宴娭兮幡然高蹈含光弗耀謝事機兮

山英川靈前驅屏營遄其歸兮泊乎其休與造物游葆醇熙兮
薰陶所至動植性遂不厲疵兮顯晦自我無可不可人莫窺兮
穹巖邃谷崇臺列屋樂莫支兮以身為累蟬蛻而逝忽若遺兮
寥寥上清渺渺玉京邈難期兮方壇密室千歲一日悶音徽兮
弟子推慕返壤而樹尚何為兮謁辭揚芬豪兹貞珉表時思兮

玄明宏道虛一先生趙君碑

先生諱嗣祺姓趙氏故宋魏悼王十一世孫南渡後家于龍泉
父曰若舒生先生於宋亡之明年幼即不凡稍長慨然有出塵
拔俗之志年二十四學道于武夷山天游道院高士張君德懋
凝神宴坐未嘗出山張君携之至錢唐謁其師真人杜公於宗
陽宮一見大奇之公方兼領吳興計籌山昇元報德觀其旁有
通玄觀則公所創也遂令張君居通玄先生居昇元以便於咨

叩父之杜公欲廣先生之見聞乃勉之出游京師諸公貴人多
慕而與之交方是時開府上卿張公以大宗師主教事今特進
上卿吳公為嗣師咸加禮遇因挽寘錧下聲譽日起延祐元年
有旨以先生住仙都山玉虛宮給以銅章俾用甲乙相授
受仍兼少微山紫虛觀提點焚修仙都少微皆先生鄉郡之名
山也又嘗住金陵之玄妙觀至順元年錫號教門真士玄明宏
道靈一先生靈一蓋先生自號因以命焉人以為榮尋
詔改玄妙觀為大元興永壽宮出內帑金帛使加繕治先生即
以造大殿建法輪且出私錢作堂宇及外門會昇元住山姚君
季安仙去先生奉　制命嗣為住持涖事未幾為建大門買
山四百餘畝脩飭敝壞補葺墜缺靡憚其煩吳郡有胥氏之崇
福觀管氏之玄真觀張氏白鶴觀俱偹禮求先生主之既得

旨以崇福玄真隸永壽及先生至昇元遂兼白鶴先生於吳興
金陵並領本路諸宮觀欽承　上意扶植道教不遺餘力其
徒賴焉在玉虛時兩將使指代祀太華吳山江瀆嵩高王屋濟
源竣事過家慨然興追遠之思置田若干畝畀猶子仲成給春
秋饋薦之事乃還京師以乘傳函香藏祠事於龍虎山宣大護
持　詔書於江淮荊襄廣海八番諸郡使節所憩歷覽勝槩
而訪求巖穴之士得一善輒薦揚之先生自奉甚約終身不茹
葷而坐客常滿擣珍擊鮮為具必豐尤喜推轂士類賴其引重
而成名者甚衆先生既厭紛華甘淡薄歸休于大江之南而往
來山林間凡十年偶自昇元至宗陽遂至白鶴忽顧謂弟子袁
守約四吾世緣已盡將回光而返照矣因索筆書遺言俄斂筆
奄然而化至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其明年

是為至正元年十月十五日守約與永壽之弟子楊玄鑑等奉
遺蛻藏于紫雲關乾元山之麓以狀介真人華公來徵銘竊觀
先生年壯盛時果於中道窮居獨游邈不與人事接及出而酬
酢世故未始絕物而於物無所凝滯卒乃遠引而去餐和飲醇
以終天年出處之際庶幾可以無憾矣是宜銘遂為之銘曰
古之德人與天者游無累於物不激不流卓哉先生夙志輕舉
草衣木食坐閱寒暑幡然而起一息九州乃侍明廷乃謁介丘
時行時止無往不復歸領珍祠迺乎初服捐巧棄智以佚其軀
委順而化棲神清都原始要終刻此貞石貽爾後人用慰罔極

體仁守正弘道法師金君碑

吳之長洲有為老子之學者曰金君諱善信字實之家故儒也
曾大父曰琭大父曰睢父曰煥漳州路龍谿縣尹母沈氏頎
龍谿之墓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實為之銘君幼凝靜少長好
虛無之說欲辭父母去而求師父母不可授以家事而羈縻之
君應酬少間輙取老子書反覆玩味久而曰老子之教初不必
毀形絕世若今人之為也吾黨如蓮花生汚穢外接世緣內無
所構閧何必去父母哉既止不行且納婦有子矣乃曰父母留
我者我無不盡其責古之至人雖不必草衣而木食巖棲而穴
處然學必有師我將從有道者就正焉時玄妙觀有雷師生不
識錢數能以符篆捕逐鬼神君甚敬之由是冠其冠而為之執
弟子禮已而聞莫先生洞一者嗜酒醉輙詬罵人雖王公不避
時時呼雲役雷狎褻如兒戲然君知其有道者則延致而尊事
之有所折辱未嘗為之動色或毀其所甚愛之物亦不以為意
先生知君信之篤志援以不傳之秘他弟子不得者而君盡得

之遂建仁壽觀於城東北隅日與其徒研覈妙旨凡旁門小道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為心神至虛無所汩沒氣定光出諸陰銷盡諸陽自集蓋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陰氣益調精我得清靜去道無難矣知之不親見之不明枯槁於山林何益乎蓋其造道之本末可見者如此君初為子弟時無私蓄既壯賦使貨倍其舊鄉里有糾紛不可解輒為揣摩洞見底裏類使之以柔退不爭取勝遇時之名流必加敬禮有不給則周之未嘗務遺世獨立以為高而其襟度特為沖曠闢一室植桂樹若干本於其前題曰桂軒列七十二古圖書徜徉其中飄飄焉神仙人也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游君年雖高而視聽步履如強壯一日呼左右謂曰吾死矣遂奄然而逝非真有所得惡能處生死之際若是哉君生於宋咸淳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今至順二年二月一日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奉遺蛻葬于丘鄉半塘之原君所自營也君妻溫氏事舅姑克盡婦道教育其子若女克盡母道人莫不稱之子三人大亨大振大謙惟大謙為溫氏出女四人孫男女合若干人葬後十七年大謙始以建安陳方之狀來徵銘昔老子嘗為周柱下史周之舊典禮經無不知之非棄絕人倫者也至其以無為清靜為教漢人用之而天下以治豈無益之學哉老子遠矣今道家者流所宗漢天師張氏既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其子若孫或徵為黃門侍郎或辟為丞相掾祚胤相承逮今千有餘歲不絕有能遵其軌範無廢人間事有以究夫道之所有不亦善學老子者乎是可銘也已始君受知嗣天師留國公起為廣德路道錄仍提點仁壽觀昇之號曰體仁守正弘道法師且以聞于

朝再下璽書

為之加護予既備箸君之道至於出處之大槩亦不得而略之也銘曰

老子有云脩之於家其德有餘歷世既久龍訛踵僞寢迷厥初歸潔其身長往不返木石與居有美一人清風峻標列仙之儒養生有道不斷外緣神明內腴謂人一心無撓無雜漠然沖虛滌除玄覽抱一不二方與道俱惟是所存久而愈晰百世不渝有崇斯丘表以石章過者式諸

玄門高士陸君碑

高士陸君諱應祥字景雲世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士元大父曰邁父曰文明母戈氏君甫成童而失所怙能自刻厲檢飭內則奉其偏親饘酏滫瀡必適所欲撫諸稚妹及笄而嫁咸得所歸外則憚其勞勤以植立門戶遇事無小大剸之如轉丸鄉鄰有糾紛不可解輒以為請隨啓其端莫不洞中款郤其幾警練達衆共推服焉性澹泊無厚嗜經營積累餘四十年貲業得比素封未始妄用黍絫圭撮以資華靡恒戒子弟以勤儉承其家樂賙人之急族黨不能自振者多仰以食歲饑設糗餌於路以活餓者散錢動以萬計尤篤信釋老氏不喜殺雖為賓客脩具鮮羞之物亦取諸市凡所施與往往傾其橐褚無毫髮顧惜意新萬壽寺大殿而造佛菩薩像田畀北禪寺以興復其觀堂所居傍光孝觀摧圮不治首為構高閣廣殿方丈之室餘宜有而未備者迨屬疾猶俾緒成之其創置則有笠澤之瑞雲觀以棲十方羽士橫山之瑞雲菴延錙流專領之給以田有差作浴室於城南燀湯織屨以俟過客而休焉者冬有鬻糜夏有茗飲歲以為常他所建饒益事不可悉紀也維陸氏實吳之著姓上下

千百年名公顯人史不絶書而君之先比數世皆韜光匿景無所表見君生逢盛旹頗欲以材自奮百未一試輒引身去著道士冠教主嗣天師因命為玄門高士瑞雲觀開山住持仍剌上而加護焉君謝不敢當尋詣句曲山然受大洞經籙於上清宗壇意將餐和飲瀣以葆其餘齡且示無所用於世也年七十有二天統元年十月晦終于家明年二月朔葬吳縣橫山北先塋之次配周氏子男一人曰德原女二人長適沈宗德而卒次適施從政而從政又先卒孫男一人曰顒尚幼女二人長適徐氏震次未行既葬德原以狀來謁曰先人嗇己而裕物平生惠在人甚多而未嘗自言今所述特其粗爾幸即其可知者序表顯之子既辭弗獲則悲取狀所述次第為序而系之以銘俾刊于茲碑銘曰

泉其可欲不榮以禄而無殆無膚行事以智利物以義而無怍無愧不亡者存揭德有文是率是循在爾後人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　續藁二十七

墓表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蛟峯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歷事三朝爲時名臣宋亡晦迹弗仕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峯先生如隱者焉在

世祖時旁招遺老以待咨訪　詔御史中丞崔彧起公於家辭疾不赴以高壽終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命儒臣刊定前史以鑒觀其得失而有司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不爲立傳書已上而溍與公曾孫道壑適同在史館因得公言行之詳乃撫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壑俾刻石爲阡表庸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祖汝翼贈宣教郎祖謙贈朝散郎父鎔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

令人公初名夢魁淳祐十年理宗臨軒策士覽公所對敷陳鯁直親擢為進士第一賜名逢辰故公以君錫為字用例補京官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寶祐元年召為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除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者罷開慶元年召為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居無何復以言者罷除知婺州以外臺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甫及朞亦皆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為司封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罷還秘書少監起居舍人三年出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五年入權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七年知貢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內憂服闋以侍左侍郎召辭不赴自是不復出德祐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權戶部尚書改

禮部尚書俱以父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歷之官也秘閣脩撰公之職也承事郎若干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秉政御筆以雷變徹樂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為廟堂監謗之術及兩察官以忤清之去國公亟扣閽上書力言之且謂所貴乎太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不能贊之敵國佯遁無以備之貨臣聚斂士木方新顛而不扶危而不特則具臣而已聞其屢疏丐閒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時公猶在期集所而未官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州喪師更以捷聞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閫臣以敗為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之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撝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

急收回御筆以解萬世之議而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暇恤鄰敵笑我何以立國乎公之取怒於似道自此始理宗在位日久務總攬權綱政多從中出群憸乘時弄威福之柄公上疏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蜉蝣之撼甫節之蔽蔽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貪州縣而無貪太守有貪國家而無貪邸第南司貪而北司之應奉不貪百姓貪而緇黃之窟宅不貪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貪者近親有依憑焉宮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舉焉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用之曰吾自除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畿有漕所以培護本根愛養命脈迺年居是官者不過為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偽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規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令閒暇若以財貨聲色蠱其心使無暇更及它事

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皇皇汲汲求適吾意者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帑庾赤立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何所趣辦何所倚仗乎願斷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兩司不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然後可以救兩司之貧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為之少輟也公復因論邊事屢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之謀人國於江左者莫窘於淮淝而談笑弈棋莫迫於新亭而示從容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略陽示從容而陰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真暇哉又曰吾其有以自謀而不以鄰國之存亡為安危則不依於人又曰吾其有以自備而不以敵國之緩急為喜懼則不制於人苟以彼之存者為安緩者為喜萬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紿我而假敵以

道臍可噬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鐵壁我所築者土妖血山彼所築者奪我地為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為之其言切中當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尋上疏極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規模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屯於斯耕於斯教訓於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雖堅城閉壁而坐為禁制不得動矣為吾之計當勉諭淮閫盡力以爭浮光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為吾之計當擇荊之猛將責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南可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

當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疏眞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驗故重為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申屠嘉之事且抗疏援膏肓二豎為喻曰何陛下愛其國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小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惡動矣言尤激烈上覽之不悅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長用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董丞相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果為大全所擊而去吳公潛拜

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庚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尚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諭潛不當引汲庚金等議論紛紜潛於榻前自辨上爲之斂容而隙自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廷不得預聞上反以不知邊報爲潛罪及廷臣奏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潛遂罷相中外揣揣疑必有後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爲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顧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乃首肯而榻

前欵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似道入相希指論公者章連上矣度宗即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爲知縣以重其事權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讜見於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失宜召亂朝廷以江東臬事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偃旗息鼓而過公笑不荅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禽其兇渠逆黨悉寘于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於韓魏公云蓋公於他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寃民而盜賊屏息及將漕江西有獻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而止講行賑糶以救民飢乞蠲和糴以甦民病有女妖以左道惑衆隣郡愚民十百成群踵門徼福公杖而流之由

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於出使者也盖似道柄國十有六年公屏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施于有政者又屢屢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羨其際逢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禀卓絶於書無所不讀而會於理學以爲歸宿自爲幕職官至秉麾持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輒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發之東陽有好事者創義學迎致公爲之師從游者數百人閩人林光世寅緣宦竪而賜出身素不滿於科名之士及爲浙東常平使者首劾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婺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郎家建塾以私淑其徒後以從官侍經帷每事啓沃以格君心度宗眷遇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石峽書院仍賜手詔襃寵之江南新附鄉冦猖獗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巋然劫火之餘葺治既完而諸生稍稍來集公倡明正道以致和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時所在士風頽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效甚著此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書釋傳四卷中庸大學釋傳三卷格物入門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鐘磊落若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觀書至老不廢視紛華盛麗事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爲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谿娶邵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桼入

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桼長洲縣儒學教諭然皆淡於進取不有顯秩女三人長適脩職郎無爲軍無

為縣主簿徐敏中次適武學生項雄飛次適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道鑾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出為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某郎石峽書院既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員道鑾病其庳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基址而新其棟宇絃誦之聲不減公在旹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眞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有考焉

格菴先生阡表

格菴先生趙公宋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盡展於一時而淋艾之私有足惠幸乎百世讀其書者知為吾先生而已盖自考亭

朱子合四書而為之說其微辭奥旨散出於門人所紀録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為纂疏今四方學者既家有其書以故弗論若公之世系出處固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述也按趙氏之先薊人齊國公逈遷居洛齊公之子是為韓忠獻王族大以衍泒分而三居亳者曰光禄卿期又遷處之縉雲由光禄三世至公之曾祖考諱濟贈太子太保博平郡公祖考諱軫贈太子太師東萊郡公考諱雷以再薦于鄉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衛國公妣田氏贈蘄國太夫人公諱順孫字和仲八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真文忠公見而奇之謂少傅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公不以自矜益務親師取友而求其所未至朝淬夕礪幾三十年乃以春秋試于鄉于禮部皆第一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

上改臨安府學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陞校
書郎添差通判婺州以內憂去咸淳改元入爲秘書郎兼崇政
殿說書公因進講言今茲建元伊始正治亂相承之機度宗諫
聽諭公曰卿老儒議論似富弼蘇軾公退有旨擢監察御史仍
兼說書歷右正言左司諫遂爲殿中侍御史皆兼侍講進侍御
史兼侍讀公久當言路凡日食震電水火爲災必援據經傳及
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事致戒時帑藏枵乏而人主不
知宮掖汰侈而大臣不問公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
均節財用冢宰實總之今之宰臣未聞過而問也豈不曰錢穀
出入當如陳平問之主者乎大臣自處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
爲足法乎真宗嘗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
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竟不進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

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內外諸司條具申省以聞
公又言內廷之怒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
特贈者不可輕徇厥後上殿過爲瑟縮專求瑣細以備對揚當
申儆之以格習諛踵陋之風累疏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
還居言職劾龔日新昝鄙不宜爲察官它所薦湯漢李伯玉何
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及當
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之美人楊氏進封淑妃公率同列言美
人父楊纘上遺表未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念其有葛覃之
情蓼莪之感乎疏入遣中使問公以正謝之期降制之日何時
而可俄又宣諭欲以百日爲制公復奏請以朞年爲期時雖不
能悉如公言猶久之乃成禮謝堂以從官導旨樞庭出入宮禁
權傾中外公奏外戚用事漢祚中微長此不已禍有不可勝言

者歷疏其姦於榻前以去就爭之度宗諭解至再公執之益堅卒免堂官堂第屋以鄭鉞奉朝請居近市其家僅日伺於闤闠間細民以物求售輒攘之公奏其狀度宗以東朝故猶豫而不報公抗疏不已卒罷屋朝請仍徙其居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公力陳其買田變楮之弊乞討論之似道上章自辨且求謝事會其姪蕃世守廣德負勢貪虐公奏黜之似道滋不悅公屢以疾丐去皆不允新宮之建議毀民廬以廣衢路雖用公疏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定奏聞而帥漕希旨持兩端之說公再疏言力爭堅挽於事將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陰消潛格於人不知之中者有股肱之大臣在今之師臣相臣有諫王清昭應如王旦之密疏乎似道復上章自辨且乞骸骨公亦以疾丐去除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同脩國史實録院同脩撰仍兼侍讀

公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轉運使四年八月也先是郡庾赤立率以夏初徵民租公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乏興之憂公不聽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抑浮費以繼之糴錢二十萬斛迄免預徵郡既大治創學道書院俾諸生肄業焉五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尋陞尚書兼職如故於是似道方諱言邊事言援襄者尤惡之公之入對首言今所謂危急存亡之秋毋曰端平失襄他時可以復襄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亟援襄禍至無日許翰有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懸危亡而不知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今敵國外患有古之所無而法家拂士無古之

所有臣甚爲國家慮慮也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嘆曰此書生腐語爾襄樊不守何至不可立國遂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莫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時望所屬每倚重焉六年由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公自躋政地數建守備之策似道自詭知兵終不以爲意焉丞相廷鸞辭位去公獨知省院印度宗欲遂拜公右揆兼元樞公聞之歎曰不早用吾言國將亡而吾相吾其爲張悌矣比降麻公適中末疾乃弗果拜中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旁午於道疾少間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書御扇出尚方物以寵其行公舟次富陽謂所知曰吾一疾勝二十四考矣十年依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爲州民代輸夏秋二稅錢以緡計者四十餘萬而寬催

特放蠲減之數禮士犒軍之費不與焉代還之日其士人爭以詩文誦遺愛軍民焚香夾道持綵旗擁車不忍去者數千人公既歸知旹事不可爲憂憤成疾醫以藥進公麾使去曰吾可死矣以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又三日薨于里第之正寢壽六十有二某年某月某日葬縣南鄉慈雲之原公階止太中大夫爵止縉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實封五百户配胡氏贈魏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曰翬次曰瑾次曰華惟華以承奉郎直祕閣終翬仕 皇朝歷南劔建昌邵武福信五路總管積官通議大夫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懋康瑾承事郎南劔路光澤縣尹女一人婿曰東平呂汲孫男八人長曰桂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次曰楠曰機曰棣曰權曰椅曰某曰某女八人長適懷遠大將軍芍陂屯田萬户陳夔

次適葉可大應大圭陳璋胡衡陳允德杜龍幼在室曾孫男七人女三人玄孫男五人公幼孤謹於事毋而持身以嚴嗜好殊簡薄踐歷中外餘二十年家無留貲焉初少傅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既脫去場屋遲次里居因以得於家庭者遡考亭之原委纂䟽所由作也後雖成書猶不廢考訂至易簀乃已公㕍館職秉史筆者或質所疑輒口占其本末以授之其博敏又如此奏草存可見者二十有九所著惟四書纂䟽行於世近思録精義若干卷孝宗繫年録若干卷中興名臣言行録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並藏於家公位二府法宜有謚于太常有傳于國史而公之殁也两宮北上九淶旬矣後五十有五年公之孫機以墓隧之石未有刻文爰以狀授溍俾譔次以備闕軼溍於公纂䟽之書童而習之而我曾大父戸部府君又

與公有同年好施及後人不敢以不敏辭惟公夙受主知以言事官論是非殿陛上方嚮用而輒自引去晩執事樞國步已棘范希文脩京城之策不用於慶曆李伯紀經制两河之策不用於建炎而公援襄之策不用於咸淳天之所棄孰能興之是誠有非人力所及者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則公之自處可謂無憾矣銘曰

道之不行託于空言顯顯趙公則既有聞言路之闢衆正所聚山川出雲膏澤在下夫豈弗逢止或尼之瀆則不告歛藏蓍龜善非爲名禮進義退靖共夙夜罔間外内有命來覲宵衣以須蹇蹇匪躬終始弗渝孰尸其功不自爲政時遊廟堂勞以二柄念彼多壘瞻彼四方曰其殆而繫于包桑執之仇仇聽之藐藐獨安其危而以爲樂大厦之騫孰持孰扶當宁曰噫其遂相予

天胡畱之弗俾卒祖了以晉陽爲國保障允矣明哲歸潔其身
碩果不食曰惟斯文若昔大臣飾終有禮謚在奉常傳在太史
公則不逮公多遺書銘以昭之過者式諸

盤峯先生墓表

睦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峯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
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阡先墓之次延祐三年
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溍以退休之餘被 命復出艤舟桐
廬驛先生之孫裕來謁曰吾祖之葬子之鄉先生方公鳳既爲
誌于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人無
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李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朱公
杰與溍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仕同朝居同里先生於溍爲大父
行溍年十六七即參陪於杖屨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辯

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亹亹不倦然喜汲引後進
有如溍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折行輩以相傾下興
懷疇昔夢寐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溍亦老
矣矧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携所業贄見內
翰劉公克莊大竒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湻四年
甲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陞文林郎居官
有廉能聲大參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輙挽以自
隨獄事悉委焉屬部之民有縱犬殺人者株連坐繫甚衆歲久
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它疑獄經先生詳讞無不服其
明允衢俗好鬬不相能則弄兵以相讎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
戒諭之皆委刀劒爲良民蜀名鄉史公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
日輙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

開悟故相留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乃已秩滿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之乃歸而稍復其故字爲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侍御史將使指南來求遺逸之士得先生以應　詔先生固辭弗能強也留公入覲後爲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龍澤起爲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甘老於布衣桐君古隱者廬於東峰指桐爲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峰之下西望漢嚴子陵釣臺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公易魏公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踦孤子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　公當運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以留河間先生數致書候安否暨得歸年已八十

先生徒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輙相對欷歔泣下前郡守方公回既奉版圖上于職方復以總管兼府尹終更猶留居久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塘始恨識先生晚賦詩媿謝焉先生屬纊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數刻精神無少憒眊亦足以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說者以爲人臣之義莫易於死節莫難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能辨也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其言行之詳誌所載已具茲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盤峯其別號也先世由婺之金華徙桐廬遂爲

睦人高祖顗曾祖寶祖漕貢進士廉父承奉郎致仕之才母孺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濬誼女二人適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久未克裒集彙次以行惟手編前賢紀詠桐君事曰桐君山集者人多傳之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鼇字晉卿世爲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貢山之原嗚呼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用爲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衆人之同慕也初徐文清公倡道丹谿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祕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監榷貨務都茶場王君若訥既又從秘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秘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其高第或擢乙科最後榷貨君之孫龍澤遂爲咸淳甲戌進士第一人 國朝以材學顯融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以是爲先生之盛至其端緒之微蘊奧之邃世固未必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著五言總論十卷其爲說不皆本於徐氏凡文清之教曰命曰性曰心曰中曰誠曰仁微辭奧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蓋歎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先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顧以是瑣瑣者爲其盛邪吾見其爲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所謂同尊而共慕者其果於此乎彼乎溍生也後幸執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群游並進於

先生十卷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間乃掇其棄餘以充有司之求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使先生之道卒擯遏而弗揚者誰歟湣實懼焉謹次其師友淵源揭表墓道庶來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而徐氏之傳不絲寥寥也先生之世出行事具於塚上之銘壙中之誌兹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亦弗復為之辭焉

處士蘇公墓表

真定有隱君子曰蘇公諱誠字誠夫其先由欒城徙行唐又徙真定累數世丘隴俱無恙而譜逸不傳所可知者公諱元老母孫氏金貞祐二年舉家南遷而公以興定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汴年十有二　國朝伐金之師渡河汴城危蹙乃侍親北還道路梗澁數瀕於死朞月始達年寖長事親盡孝世故一不關於念慮然以生長戎馬間慷慨尚氣節時河朔甫定諸豪或乘勢肆為暴横民皆逃匿公奮不顧率衆禦之諸豪亦斂避不敢犯鄉井悉賴以安兵難流離之際人鮮知學公首延師教其子而里人稍有來就學者公平居喜飲酒而不及亂善治生而不求富輕財好義人有急則往赴之莫不稱其長者大德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八葬真定縣新市鄉新城原娶畢氏廬州宦家女前十五年卒於至元二十年三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合葬焉子男五人長曰榮祖累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侯次曰玄曰賓曰信曰德順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孫男八人長志道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真定郡　公次嗣道安道允道達

道師道進道昌道女十七人曾孫男十一人天爵今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天澤眞定某提舉司都目天益天覺天彝天常天章天申天經行唐縣尉天紀天祥女十一人玄孫男十四人昌文國子學士昌言侍儀舍人昌衡宣政院宣使餘尚幼公歿已五十年今叅政公天爵始奉國子司業楊後民之狀以授溍曰自吾高祖曁吾祖吾父墓隧咸有石章以紀德業吾父神道碑銘則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有壬承　詔撰述也惟吾曾祖之墓未有以識之茲用伐石爲表幸爲我書而刻諸昔諸葛孔明與龐德公生並世而或出或處有不苟同夫亦各行其志云爾　國家肇造之初起閭閻而趨風雲之會以建功立號者皆公一時之人物公獨退藏於密而居易以俟命迨其孫魯當太平之盛際乃以政事文學爲時名卿行且推

恩三世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此矣公之託身畎畝固不減鹿門之高致所以遺其子孫者以今視昔爲孰多乎溍曩嘗忝載筆從今參政公之後不敢辭以年侵學落輒因狀所叙而論次之如此公之隱德非名言所能旣者亦靡得而詳焉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麓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　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閭門俞公葵暨泗州府

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贊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贊於今文爲貫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家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丱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翺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遊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俁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興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又爲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人所至日與爲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

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苞茅四十匭茅輕舟搖多致覆溺公請以附它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爲便勳戚大臣請謚者數十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爲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倜爲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求於謚議中毋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所以白其非事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洺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爲神姦能鼓民不治且將爲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不報遷丐外以文林郎

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比舊以例卷進歲爲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爲新其棟宇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爲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他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隷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攻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脩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茍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南康倉吏坐株連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讞其獄鉤擿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曰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

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而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　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
以公名聞于　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
起公於家公憣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
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　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
有　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
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三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
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
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輀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
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
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荆
山之原子男三人長亶次同次因孫男三人秬穎穆秬早夭穎

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度堅凝平居
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
天性第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强記自經
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
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舂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
覈蔚然成一家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後
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眞
贋晚益沈潛於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録廣輯
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石山房類藁二十卷
盡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胄監時夙有同寮之雅
故既爲之銘納諸壙中亶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溍爲之表
揭于冢上溍與公居同郡學同志爭游於公爲最久知公爲最

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實滑之責也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
焉其辭曰
郲居河東爲唐望宋從宋南遷再世外官　公生其季逮今盛際
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其間翺翔後先
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
遺世獨立一紀于兹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
有懷欲陳堯舜吾　君輪當次對乃以訃聞乘化而歸公乎
何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
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　分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令師相以
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以擢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
之職俾參筆削仍　奏辟子長爲本府長史使者奉驛券行
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
風後五年　本朝后妃功臣傳於是
山林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
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召復避不就使指有
嚴不得已爲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大夫益以是高之
子長之才之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於前脩可傳於來世者則
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爽朗
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
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肆
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譏宋高宗忘親事讎而追爲
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爲當時狃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

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僂数暇日寓情卮酒意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内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是邦皆以得見爲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咸樂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歳月後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才質之良窳歴歴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者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爲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歳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閲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益歛華蓄鋭超於平實學曰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琱琢修靡謟諛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説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歳久漫滅寖失其眞乃重加考訂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　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涖於婺槖其槀請子長爲之校讎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辨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爲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

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為
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挫
司馬懿亦沒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為時諱也譙周壽之所
師力贊後主納欵於魏賣降覆國壽不以為非反善其策餘所
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疵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為刊定三
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
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
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
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
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于長
是書立義精覈可資勸講　朝廷為下本郡取而上之宣文
宣之閣藏焉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

宋之亡也將相群臣伏義死節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
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
人為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
狀之屬有儆帚編若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据精
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叙事而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
懲創至於微辭奧義又有未易以淺近窺者大抵其文主於氣
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茍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
西鄉闈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却其請蓋塲
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
地來從是為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
郎祖友諒迪功郎父觀光屏巖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
徙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

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婺歸　皇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家食者垂四十年而終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為之後者長曰燧李氏甥之子也次曰燃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信義里許先生之殁以其子元屬於子長元欲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待已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公且求溍撰其大者表于墓隧先是浙東部使者交薦子長章九上俱未報逮論撰之命下溍適承乏北扉法當歲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應　詔廷議以子長累徵不應重於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為士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於今不可無以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焉為之圖其不朽也後漢史稱樊英初被詔命衆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毀最甚乎蓋名者衆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炳幾先薰不自焚膏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乎全松栢丸丸清風凛然後今千年過者式焉

邊氏崇孝阡表

崇孝阡者吏部尚書邊公先世大墓也邊氏居汴之尉氏而墓在其縣西二里言族氏者以為邊氏出於宋平公之子御戎字子邊御戎之孫卬為司徒以王父字為氏自漢而下代不乏人惟韶以儒顯門名尤著五代時鎬為江南李氏將其後子孫或

居楚丘或居陳留汴故為陳留郡而今之陳留縣與尉氏俱隸
汴由尚書五世以上軼其譜莫詳所以分與所以徙尚書之高
祖考諱鎮高祖妣李氏有子男六人長曰琮次曰理次曰璽次
曰琥次去家為浮屠亡其名次諱珓字君琬尚書之曾祖考也
幼失怙恃屬　天朝伐金之師南下汴最為受兵之地遂遷
避於河北之武道鎮兄弟散處而力田以自給歲適大侵乃南
徙汴之紀縣尋復尉氏故業兄弟仍同居焉曾祖妣張氏有子
男三人長曰儉娶宋氏有女二人適宋氏鄧氏次曰儀娶王氏
有女三人適謝氏李氏王氏次諱信字仲誠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上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尚書之祖考也性純篤追念祖
父而下流離之餘南遂生聚而死者未及同兆域以葬大德辛
丑乃卜今地率子姓奉遷改葬以祖居中昭穆為左右而正其

位所謂崇孝阡也侍郎年八十有五而卒祖妣王氏追封隴西
郡君有子男三人長曰賢次曰贄次曰質女一人適西河耿氏
賢字政卿朝耕夜讀且以課其子弟孜孜不怠尚書之幼學壯
行成其宦業而致顯融者平昔誨導之力居多其輕財尚義於
親黨無彼此之間人有逋負不能償亦不責也家奴有恪恭所
事者即縱為良民而子視之里人有為水所漂者適見之而莫
知其為誰亟攝衣往援之幾共溺而不自悔人稱其長者以後
至元戊寅十月卒傾邑里之人來弔咸涕泣曰善人亡矣娶劉
氏前卒繼孫氏無子有女七人其六人皆歸名族以第六女納
贅婿孫某承其家諱贄者字禮卿封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
車都尉隴西郡侯尚書之父也由集賢而上並孝於父母友於
兄弟以勤儉起家以慈和睦族守為家法世如一集賢凡及嫂

相繼歿其女歸孫氏者年未三十而夫蚤世子甫五歲忩其確持貞節自誓靡他撫存之甚至從妹歸王氏者夫歿子亦夭拮致而養贍之以親親之仁推而及人多此類母王氏前卒追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一人名公佐字邦臣即尚書也女一人適李氏繼母朱氏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五人公輔公略公度公徽公弼女一人適田氏尚書用舉者由山南憲司中臺察院書吏為刑部令史陞樞密中書掾授工部司程歷戶部主事徽政都事經歷擢監察御史遷樞密院經歷中書左司都事吏部郎中出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戶部侍郎除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召還同僉中政院事擢中書左司郎中拜吏部尚書積官太中大夫先是尚書在戶部以階三品推恩上及其祖考既增廣塋域設置翁仲而碑石未建懼無以彰　上賜而昭先德乃馳書金華山中屬溍為之銘溍歷觀自昔草昧之初出其經綸之蘊以翊扶興運者固已策僑功而建榮名其懷材不試以儉德自保而甘老於丘園者積久必發亦莫不有以庇賴其子孫而表見於後世本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夫豈偶然哉有若集賢公之親享其報年今八十有三耳聰目明康強無恙及見其子躋于八座此則世之絕無而僅有者也溍雖衰朽無能贊揚盛美其曷敢辭謹備著其世序之詳而顯詩之以為崇孝阡表曰

邊氏之先出宋司徒韶以五經為漢鉅儒南唐將鎬子孫居汴友于尉氏統分派衍尚書之貴自其高曾隱居種德不有其名侍郎繼之其積已久煌煌寵章賁于身後餘慶則多集賢是承義方之教成於家庭有亢其宗遂享其報優游事外躬膺榮號

蒼顔白髮金紫交輝既壽而康賓世所希緬彼松楸佳城欝欝
寵靈所加罔間存歿惟木有本惟水有源培之濬之在爾後昆
推述世序表以樂石念茲厥初永永無斁

費氏先墓石表

昭武大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户致仕費公之先湖之長興人家
于荆谿鄉上徐村浮雲山之陽高祖諱顯妣徐氏曾祖諱裕妣
沈氏墓咸在焉祖諱寀出贅嘉興劉氏宋季以策干兩淮制閫
得官累階武節郎任浙西兵馬鈐轄權提舉上海市舶司事因
僑居其地上海後爲縣故今以占籍爲松江之上海人仕
皇朝卒官懷遠大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
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榮敏夫人即劉氏次姜
氏皆前卒次宋氏追封江夏郡夫人考諱拱辰前武翼郎殿前

司主管機宜文字至元内附從征交阯有功佩金虎符爲武德
將軍平江等處運粮萬户有子六人曰英曰雄曰攜曰傑曰信
曰俶雄即昭武公也天資精悍有祖父風用廕授昭信校尉海
塩等處海運千户四遷至武德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户洊鉅海
者數十所轉輸米以石計者數百萬年踰六十輒請納禄遂以
今之官職致其事初榮敏公居上海既久先墓在長興者後人
或不能辨其處昭武公始訪求得之而加封植焉每自念一門
三世荷
國厚恩而子孫蕃衍三十餘人非前人積慶儲社
無以及此不可不告于來者俾嗣守而勿墜爰伐石爲表屬溍
書之而揭于墓之原溍聞之韓魏公曰心不忘乎先塋者孝之
大也歐陽文忠公曰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
窮昭武公可謂孝之大矣溍之文字安足託乎直書具文不敢

以浮辭亂其實也榮敏公之歷官行事有武公外舅趙文敏公之狀暨前大理少卿牟公所爲碑銘茲不復書

張君妻趙氏墓表

滑爲諸暨州判官之明年得一士曰張復蓋喪其母踰再閏猶哀慕不已益求時之聞人爲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竊嘗取而閱之非直其母爲可稱道其父之事尤有足紀者夫刑善以勸俗長民者之責也滑幸以末學與聞有政庸掇其繫乎人之大倫者爲銘以畀之銘曰

於粤之墟句無之里孰謂其地由有張氏彰君之名君實其字群居太學五載不第文不在茲運去物改白丹可蹈惟義所在爰有賢配克儷其美名曰與婉胄出燕邸五世祖誏疏封安定從伯祖光典領宗正塋惟伯父以文藝著兩制八座累膺異數父曰希堅進食京族出宰桂平千室之邑其叔父坐主亦外藏流芳奕葉後先相望展也令淑婦德是覆守節自誓嫠居四紀至治初年罷集壬戌三月之朏翼日而卒上距始生五百甲子男復暨頎訖葬以禮于嗟復也終身之慕禫服既除祥琴弗御父也義士母也節婦不有子孝曷表父母繄長民者宜存風厲頎慙不敏承乏下吏瞻彼西莊九九松柏勤辭斵相哀用勸凡百

曩在都門從友人許借讀黃文獻公集十卷乃明仙居
張儉存禮刪本編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碑狀謚
議於第七卷末尤乖剌不倫頃於吳門黃孝廉蕘
圃齋見元槧金華黃先生集子人手寫十紙墨字精善
始快然莫逆於心也攷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
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
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卷三十一初藁
三續藁一至廿六號無日損齋之名其為足本無
疑但闕續藁十一至十八先至三十耳貢師泰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稱初藁臨川危素編次續藁門人王宗二生編
次所云王宗二生即宗元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
川危素著蓋太樸在元季負重名王宗皆後進不敢與
抗行也紀狀亦續藁三十卷今本序云廿八卷蓋作僞者
洗改痕迹宛然廿八必三十之譌并初續藁者三十三卷
耳癸丑九月十有五日竹汀居士錢大昕識